

書叢社化文

# 三國史話

呂思勉著

三 國 史 話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印  
刷  
者

開  
明  
書  
店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編  
著  
者

呂  
思  
勉

有 著 者 權 不 准 翻 印

(61 P.) Y

話

# 次 目

一	楔子	一
二	宦官	四
三	外戚	二
四	黃巾	六
五	歷史和文學	六
六	後漢的地理	六
七	董卓的擾亂	四
八	曹操是怎樣強起來的	四
九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六
十	袁紹和曹操的戰爭	六
十一	赤壁之戰的真相	九
十二	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	九
十三	替魏武帝辨誣	九
十四	從曹操到司馬懿	九
十五	替魏延辨誣	一三
十六	姜維和鍾會	一三

# 一 楔子

斜陽古柳趙家莊，  
負鼓盲翁正作場。

死後是非誰管得？  
滿村聽說蔡中郎。

這是宋朝陸放翁先生的詩，所說的，便是現在的說書。說書雖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後來，將說書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潤飾以供衆覽，就成爲現在的平話了。平話俗稱小說，亦謂之閒書。雖然有用以消閒的，然而人們的知識得自此中的，實在不少。現在中國的書籍，行消最廣的，是三國演義。據書業中人說：他的銷數，年年是各種書籍中的第一。這部書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學意味，如赤壁之戰前後便是。有些地方，卻全是質實的記事，簡直和正書差不多。這就顯見得其前身係說書的底本。說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說得少的地方，卻依然如故。我在學校中教授歷史多年。當學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來會考時看過的歷史試卷不少。有些成績低劣的，真「不知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然而問及三國史事，卻很少荒謬絕倫的。這無疑是受三國演義的影響。



他們未必個個人自己讀，然而這種知識，在社會上普遍了，人們得着的機會就多，遠較學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閱讀爲有力。這可見通俗教育和社會關係的密切。老先生們估量人們知識的深淺，往往以知道記得的事情多少爲標準。講歷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無意義的事實，知道了，記得了，有什麼用處呢？尤其是觀點誤繆的，知道了，記得了，不徒無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論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爲歷史上的事實，所傳的，總不過一個外形，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考證他，解釋他。觀點一誤，就如戴黃眼鏡的，看一切物皆黃，戴綠眼鏡的，看一切物皆綠了。我們在社會上，遇見一個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卻誤把惡意猜測他，就會覺得處處可疑。明明是壞的，卻誤當他好的，也會覺得他誠實可靠。歷史上的事情，又何嘗不是如此。

從前論史的人，多說史事是前車之鑒。其意以爲一件事辦好了，我們就當取以爲法，摹放他。一件事辦壞了，我們就當引以爲戒，不可再蹈其覆轍。這話很易爲人們所贊許，其實似是而非的。史事那有真相同的？我們所謂相同，都不過察之不精，誤以不同爲同罷了。事情既實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對付別的事情姑弗論，在歐人東來之初，我們所以對付他的，何嘗不根據舊有的知識？所謂舊有的知識，何嘗不是從歷史經驗而來？其結果卻是如何呢？真正硬摹放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實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識，總是他所知道的記得的事情鑄造成功的。知道的記得的事情一誤繆，其知識自然隨之而誤繆了。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歷史，倒還不重在知道的

記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矯正從前觀點的誤繆，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講論，要容易明白些，有興味些。三國時代，既然是人們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講論，自然最爲相宜。所以我想：就這一段史事，略加說述，或者糾正從前的誤繆，或者陳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學問的荒疏，見解的淺陋，自不免爲大方所笑，我只是一點拋磚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後人們能注意到這一方面的漸多。亦希望人們就我所說的賜與教正。

## 二 宦官

講起三國的紛爭來，大家都知道其亂源起於後漢。後漢爲什麼會亂呢？大家都知道其根源是靈帝的寵信十常侍。因此而政治紊亂，引起黃巾的造反，而引起劉備和孫堅的起兵。又因靈帝死後，少帝卽位，國舅何進要誅戮宦官，而引起董卓的進京。因董卓的進京，而引起廢立之事。又因此而引起袁紹、曹操等紛紛起兵討卓。天下就從此分裂了。然則後漢的亂源，最大的便是十常侍，這還是人謀之不臧。做三國演義的人，說什麼「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好像有什麼定數似的，恐怕未必其然了。然則宦官究竟是怎樣一種人呢？歷來讀史的人，怕知道宦官之爲害者多，知道宦官的來源者少。我不妨借此機會，和諸君談談。

所謂宦者，大家都知道是曾經閹割的人。近代的俗語，亦稱爲太監。那是因爲在明朝，他們所做的官，有二十四個，都稱爲某某監之故。這是不難解的。然則何以又稱爲宦者呢？在後漢時代這一種人，威權很大，敗壞政治很利害，所以做後漢書的人特地替這一班人做了一篇傳，名爲宦者列傳。宦者列傳序裏說：「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這句話，和我們通常的見解有些不符。通常的見解，都以爲宦官就是閹人，現在卻說光武中興之後，宦官纔全用閹人，那麼，自此以前，宦官就

並非閹人了。所以有人疑心這「宦」字是錯的，說當作「內」字。然而他這句話實在自己是錯的。

宦字的意思，本來並非指閹割。而宦官二字，亦本非指閹割的人所做的官。我們所謂五經中間有一部喚做禮記。禮記的第一篇是曲禮，曲禮裏有一句道：「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學就是進學校，宦是什麼呢？須知道古代所謂學校，和現代全然不同。現代的學校，必須要傳授些知識技能，古代的學校則全無此事。古代的學校亦分爲大學小學，所謂小學，只是教授一些傳統的做人道理以及日常生活間的禮節，如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又或極粗淺的常識，如數目字和東西南北等名稱之類。根本說不上知識，更無實際應用的技能。至於大學，其中頗有些高深的哲學。然而宗教的意味是很濃厚的。禮記裏又有一篇喚做文王世子。文王世子說：當時大學中所教的，是詩、書、禮、樂。這並不是現在的詩、經、書、經、禮、記等等。須知古代的人研究學問的很少。而古人的迷信，卻較後世人爲深。當時的人對於一切問題的解釋，都含有迷信的意味。所以在後世，學術和宗教是分離的，在古代則是合一的。所以古代的學問只存於教會之中，而教育權也操在教會手裏。古代教會中非無較高深的學問，然總不能全脫離宗教的意味。至於實用的知識技能，則是他們所看輕的。學校裏並不傳授。所謂詩、書、禮、樂，禮即宗教中所行的禮。樂即宗教中所用的樂。詩就是樂的歌辭。書大約是宗教中的記錄。在古代，歷史和宗教中的經典，也是分不開的。印度和西藏就都是如此。



古代學校中有所謂養老之禮，其儀式非常隆重。天子對於所養的老人，要自己割好了肉，捧着醬送去請他喫。喫了，還要自己斟酒，給他漱口。就因為他是一個宗教中的長老，與不帶迷信色彩的師長不同。禮記上還有一篇，喚做王制。王制裏有一句說：「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釋奠是一種祭祀之名。發兵出去，打了勝仗，回來卻在學校裏去舉行祭禮，就可見古代學校不是一個學術機關，而其宗教意味極為濃厚了。古書上說學校制度的地方很多，不能全說他是子虛烏有，然而從沒見古書上記載一個人在學校裏學到了什麼知識技能，就是為此。然則古人沒有應用的知識技能麼？不然，我們知道：所謂三代之世，已有較高度的文明，其時有許多事情，已非有專門知識技能不能辦，就是現在所傳的幾部先秦子書，其中包含專門的知識技能也頗多，不能說全是後人偽造的。然則古人的知識技能，從那裏來的呢？這就是從宦之中得來。古人解釋宦字，有的說是學，有的說是仕，的確，這二者就是一事。因為在古代，有些專門的知識技能，就是在辦理那件事的機關裏，且辦事且學習而得的。從其辦事的一方面說，就是仕。從其學習的一方面說，就是學。讀者諸君，總還有讀過論語的，論語的先進篇有一段，說「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路再魯莽些，也不會主張人不學就可以辦事。子路只是看重且辦事且練習，而反對不能直接應用的知識，和現在的人看重應用技術，而藐視高深學理一般。就是重視宦而輕視學。漢時皇室的藏書，由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編成一部書目，謂

之七略班固漢書的藝文志，大部分就是鈔錄他的。他對於每一類的書，都有推論這種學問從何發源及其得失的話。其論先秦諸子之學，都以爲是出於一種官署，就是爲此。然則宦就是在機關中學習做公務員。公務員中，自然有出類拔萃，有學術思想的，就根據經驗，漸漸的成立一種學術了。話越說越遠了，這和後世所謂太監者何干呢？不錯，聽我道來。剛纔所說的，只是宦的正格。譬如現在機關中正式辦理公務的公務員。現在機關中不有名爲公務員，而實在無事可辦，或者只是替長官辦理私事的麼？在古代亦何嘗不是如此。所以秦始皇少年時，有一個人喚做嫪毐的，和他的母親奸通了，嫪毐自然闊起來了，於是「諸客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這句話，見於史記的呂不韋列傳裏。這所謂宦，那裏是在什麼機關裏學習什麼公務？不過在他家裏做他的門客罷了，所以要稱爲舍人。嫪毐的舍人固然極一時之盛，然而古代的貴族，決不止嫪毐一個人有舍人。這種在貴族家裏做舍人的，都謂之爲宦。所以「宦」字又有一個訓釋是「養」。與「養」字可從兩方面解釋。他們是他們主人的食客，是他們的主人養活他的，所以謂之養。亦可以說：他們是以奉養他們的主人爲職務的，所以謂之養。此等門客，皇帝名下自然也是有的，這便是所謂宦官。中常侍卽宦官之一。在前漢時，並不一定都用閹割過的人，到後漢光武帝之後，纔專用此等人。所以後漢書宦者傳序要說：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了。

然則閹割的人是從那裏來的呢？說到這裏，又有一件有趣味而且又有些意義的事情。諸位

知道刑字是怎樣講的呢？在下發這個問，逆料諸位一定會說：刑字不過是懲罰的意思，所以把人拘禁起來，剝奪其自由，也是刑的一種。然而古代的刑字，卻不是這樣講的。在古代，必須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使之成爲不能恢復的創傷，然後可以謂之刑。十三經裏，有一部書，喚做周禮。周禮全是記古代所設的官及各官的職守的。其體例，極似明清時的會典。須知會典原是依據周禮的體例編成的。不但會典的體例是摹放周禮，就是隋唐以後的官制，其大綱也是摹放周禮制定的。周禮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後世就摹放之而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周禮的地官司徒，就是後世的戶部，是管理人民的。治理地方的官，都屬司徒管轄。他們都可以治理獄訟。獄便是現在所謂刑事，訟便是現在所謂民事。然而他們所用的懲罰，祇能到拘禁和罰作苦工爲止。如要用兵器傷害人的身體，那是要移交司寇辦理的。司寇便是後世的刑部，其長官稱爲司寇，寇是外來的敵人。聽訟之官謂之士，其長官謂之士師，師字的意義是長，士師就是士的長，士則本是戰士的意思。然則古代用兵器傷害人的肉體，使其蒙不可恢復的創傷，其根本，實在是從戰爭來的，不是施之俘虜，就是施之內奸。後來社會的矛盾漸漸深刻了，纔有以此等懲罰施之於本族，用之於平時的。然而管理本族人民的機關裏，還是不能用。這一因其爲習慣之所無，一亦因此等施刑的器具及其技術，本非治理本族的機關裏所有，所以非把他移交到別一種機關裏不可。把現在的事情比附起來，就是從司法機關移交軍法審判了。古代有所謂五刑，都是傷害人的肉體的，便是墨、劓、剕、宮、大辟。

墨是在臉上刺字。劓是割去鼻子。剕亦作膺，是截去足指。宮，男子是閹割，女子是把他關閉起來。大辟是殺頭，這是傷害人的生命的，和墨、劓、剕、宮又有不同，所以又稱爲大刑。五刑對於男子，都是傷害身體的，獨宮刑對於女子不然，不過是拘禁。這亦可見傷害肉體之刑，原起於軍事，因爲在軍事中，女子倘或做人俘虜，戰勝的人還要用來滿足性慾，所以不肯施以閹割，於是自古相傳閹割之刑，只對於男子有之。到後來，要將此刑施於女子，就只得代以不傷肉體的拘禁了。傷害身體的刑罰，最初只施諸異族，或者內奸，所以較古的法子，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這話亦見在禮記·王制上，因爲俘虜原來是敵人，內奸是投降異族的，也和敵人一樣，怕他們報讎之故。到後來傷害身體的刑罰，漸漸的施諸本族了，於是受過刑罰的人，其性質的可怕，就不如前此之甚，因此，就要使他們做些事情。周禮這一部書，從前有人說他是周公所做的，這是胡說。這部書所採取的，大概是東周以後的制度，時代較晚，所以受過各種刑罰的人，都有事情可做。而其中受過宮刑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守內。」因爲古代的貴族，生怕他的妻妾和人家私通，所以在內室裏要用閹割過的人。到後來，就有一種極下賤的人，雖未受過宮刑，而希望到貴族的內室裏去服役，就自行閹割，以爲進身之階了。宮刑，當隋文帝時業已廢除。自此以後，做內監的人，都是自行閹割的。漢時雖還有宮刑，然據後漢書宦者列傳序裏說，當時的宦者，亦以自行閹割進身的爲多。後漢時的宦官，既專用此種人。自此以後，宦官二字，遂成爲此種人的專稱，夫其本義了。

皇帝爲什麼會相信宦官呢？在歷史上，有少數是因其性多疑忌，以爲朝臣都要結黨營私；只有宦官，是關閉在宮裏，少和外人交接，結黨要難些；而且宦官是沒有家室的，營私之念也要淡些；所以相信他的。然而這只是極少數。須知古來的皇帝，昏愚的多，賢明的少。這也並不是歷代的皇帝生來就昏愚。因爲人的知識，總是從受教育得來的。這所謂教育，並非指狹義的學校中的教育，乃是指一切環境足以使我們受其影響的。如此說來，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謂特別壞。因爲他終年關閉於深宮之中，尋常人所接觸到，足以增益知識的事情，他都接觸不到。所以皇帝的天性，是一個上知，僅能成爲中人；如其本係中人，就不免成爲下駟了。皇帝是一個最大的紈袴子弟，要知道皇帝的性質，只要就紈袴子弟加以觀察，就可以做推想的根基了。紈袴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專喜和奴僕攀談，且專聽奴僕的話麼？這是因爲他們的知識，只够聽奴僕的話；而且只有奴僕，本無身分，亦無骨氣，所以肯傾身奉承他。歷代皇帝的喜歡宦官，其原理亦不過如此。但是有等人，因其所處地位的重要，其所做的事，往往會鬧出大亂子來。譬如在前清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不和，這在民間，也鬧不出多大的亂子。母子不和之事，我們在社會上亦是時時看到的。然在皇室之中，就因此而釀成「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種種關係大局之事了。歷代皇帝喜歡宦官，所以釀成大患，其原理亦不外此。

### 三 外戚

宦官是後漢的亂源，這是個個人都知道的了，卻不知道後漢還有一個亂源，那便是所謂外戚。什麼叫做外戚呢？外戚便是皇帝的親戚，俗話謂之國戚。其實這是不通的。皇帝是皇帝，國家是國家，如何好并做一談呢？但是君主專制時代的人，對於這個區別是不甚清楚的。所以皇帝的舅，就喚做國舅。讀者諸君，不還記得三國演義上，有「何國舅謀誅宦豎」一回麼？何國舅便是何進。他是後漢少帝的舅，少帝名辯，是靈帝的兒子。正宮皇后何氏所生。靈帝不喜歡他，而喜歡後宮美人王氏所生的兒子，名喚協。不立正宮皇后的兒子做太子，卻立後宮美人的兒子，在君主時代喚做「廢嫡立庶」，是違反習慣的，不免引起朝臣的諫阻，招致全國的批評，所以靈帝遲遲未能舉行。後來卻一病死了。據歷史上說：靈帝是把後事屬託宦者蹇碩，叫他擁立協做皇帝的。當靈帝死的前一年，曾設立八個校尉。校尉是漢朝直接帶兵最高的官，就像現在的師長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於校尉的將軍，卻像現在的軍長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當時設立八校尉，其中第一個便是蹇碩。其餘七個校尉，袁紹、曹操，還有後來屬於袁紹、烏巢劫糧時為曹操所殺的淳于瓊，都在其中。歷史上說其餘七校尉，都統於蹇碩。大約蹇碩是八校尉中的首席。以一校尉

而兼統七校尉，其實權就像將軍一般，不過沒有將軍的名目罷了。大概因為他是宦官，不好加他以將軍的稱號罷。然而其實權的不小，卻可想見了。當時到底是靈帝因為他有兵權，把廢嫡立庶的事屬託他？還是他因兵權在手，生出野心，想要廢嫡立庶，詐稱有靈帝遺命？我們現在也無從斷定。須知歷史上這類不知真相，難以斷定的事實，正多着呢。靈帝未曾廢嫡立庶，靈帝死後，一個宦官卻出來幹這件事，無論其立心如何，在法律上總是毫無根據的，非靠實力不能解決。蹇碩雖是八校尉的首席，其餘七校尉未必肯聽他的命令。而且八校尉只是新設的兵。在京城裏還有舊有的兵呢。舊有的兵屬誰？那何進在名義上是將軍，一切兵都該聽他的調遣的。漢朝離封建時代近，大家都有尊重貴族之心。國舅是貴族，容易得人擁護。宦者卻是刑餘賤人，大家瞧不起的，無人肯聽他的命令。所以蹇碩在當時，要廢嫡而立協，名義上既覺得不順，實力上，僞使爲堂堂正正的爭鬥，亦決不能與何進敵，只有運用手段，把何進騙進宮裏去殺掉之一法。在宮外是大將軍的勢力大，在宮內卻是宦官的勢力大，宮禁是皇帝所在，攻皇宮就有造反的嫌疑，這件事無人敢輕易做。蹇碩在當時，僞使真能把何進騙進宮殺掉，他的希望，倒也或許可以達到，至少是暫時可以達到的。苦於何進也知道他的陰謀，不肯進宮，蹇碩無法，只得聽憑辯，即皇帝位。此即所謂少帝。蹇碩既未能廢立，那不過是一個宦官，他手下的兵，是既不足以作亂，并不能擁以自固的，就給何進拿下，斃治以死罪。當後漢時，宦官作威作福，天下的人民恨極了。當時的士大夫也都痛恨他。這時候，

要誅戮宦官的空氣，自然極其濃厚。何進便想把專權得寵的宦官，一概除盡。然而宦官和太后是接近的，天天向太后訴苦。女人家的耳根是軟的。聽了他們的話，就不肯聽從何進的主張。何進無法，乃想調外邊的兵進京來威嚇太后。這樣一來，宦官知道事機危急，乃詐傳太后的詔旨，叫何進入宮。何進想不到這時候的宮內還會有變故。輕率進去，竟給宦官殺掉。宦官此等舉動，不知道是以爲無人敢犯皇宮呢？還是急不暇擇，並未考慮總之，在此種情勢之下，還要希望人家不敢侵犯皇宮，就沒有這回事了。這時候，袁紹的堂兄弟袁術，正受何進之命，選了兩百個兵，要去代宦官守衛宮禁。聽得這個消息，就去火燒宮門，攻擊宦官。宦官如何能抵敵？只得挾持少帝，逃到黃河邊上的小平津。有的爲追兵所殺，有的自己投河而死。在京城裏的那袁紹此時，正做司隸校尉，是京城裏管緝捕督察的官，把他盡數搜殺。宦官到此，算一網打盡。然而西涼將董卓，亦因應何進之召，適於此時入京。西涼的兵是強的。董卓又是個粗暴的人，敢於妄作妄爲。進京之後，便專擅朝權。把少帝廢掉，而立協爲皇帝，這個就是漢獻帝。於是袁紹逃到東方。東方的州郡，紛紛起兵，討伐董卓。董卓就把洛陽燒毀掉，逃到西京長安。東方起兵的人，並無意於討伐董卓，各自占據地盤，互相爭奪。天下就從此分裂了。追原禍始，宦官固然不好，外戚也不是個好東西。因爲外戚不好，後漢的皇帝總和宦官合謀誅戮他，宦官因此才得專權，而和外戚亦遂成爲不兩立之勢。積聚了許多次的衝突，最後一次，到底撞出很大的亂子來，其事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外戚也不能不算是後漢的一個



亂源。然則外戚到底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現在，親戚二字是指異姓而言，古代卻不然。戚字只是親字的意思。凡是和我們有血統上的關係的，都謂之戚。我們的血統是有父母兩方面的。父親的父母和母親的父母，父親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的兄弟姊妹，和我們的關係，正是一樣。夫妻之間，妻對於夫之父母，和夫對於妻之父母，其關係也是一樣的。但是從父系家庭成立以來，父親一方面的親屬和我們是一家人，母親一方面的親屬卻是兩家人。夫妻之間，妻是住在夫的家庭之內的，夫的家就是妻的家，妻的家卻不是夫的家。凡在家庭團體以外的人，古人都於其稱謂之上，加一個外字，以示區別。所以母親的家，稱爲外家。母親的父親，稱爲外祖父母。妻稱夫的父親爲舅姑，夫卻稱妻之父親爲外舅外姑。外戚二字，正是一個意義，就是指不是一家的親屬。單用一個戚字，或用親戚兩字，則是指一個家族以內的親屬的。古人對於血統有關係的人，親情特別厚，後世的人卻淡薄了。世人都說：這是古代的人情厚，後世的人情薄。其實不然。親密的感情，是從生活的共同來的。所謂生活的共同，並不限於財產相共。凡一切事實上的關係都是。如幾個人共同經營一件事業，共同研究一種學問，都是生活有關係。所以現在同事或同學之間，感情會特別親厚。人類的團體，其範圍是愈擴愈大的。所以愈擴愈大，則其根原是經濟上的分工合作。譬如現在，上海木匠所用的木材，或者是江西、湖南等省販來的，或者是外國販來的。如此，上海的木材行，就不能不和江西、湖南等省的人有關係，甚

而至於不能不和外國人有關係。各省或各國的人都可以做起同事來。既利害相同，又時時互相接觸，彼此之間，自然容易互相了解，而其感情自然也易於濃厚了。這是舉一事為例，其餘一切都如此的。古人則不然。其時交通不便，這一個部族和那一個部族，往往不相往來。事實上，有關係和互相接觸的，都限於部族以內。親厚的感情，自然也限於部族以內了。古代同部族之中，大抵是血緣有關係的人。後人不知道其感情的親厚，由於當時人的生活局促於部族之內，誤以為血緣有關係的人，其感情自然會特別親厚。遂以為血緣有關係的人，其間另有一種天性存在，這真是倒果為因。假如血緣有關係的人，其間自然會有一種天性存在。那末，把小孩從小送入育嬰堂裏，為什麼長大後，不會自然認得其父母呢？所以現在倫理上所謂天性，無不是事實所造成，根本沒有一件是生來就有的性質。讀者諸君一定要駁我，說別種性質都可以說是事實造成的，母愛怕不能這麼說罷？不然，最初的人類如何能懸延到如今呢？當時是沒有所謂社會習染的，最初的母親，如何會自動撫育其子女呢？要問這句話，只要請你就動物試驗試驗。假如你家裏有雌貓，當他生小貓的時候，你試把他自己所生的取掉，換幾隻別一隻貓所生的小貓給他，他一樣會把乳給他喫的。可見母貓的哺乳小貓，只是滿足他自己的哺乳慾，哺乳慾是並不限於自己所生的幼兒的。人類遠古的母親怕也是如此。以當時人類能力的薄弱，儘使個個母親都只肯撫育自己所生的子女，那怕人類真不會懸延至於今日了。然而人類這一類倒果為因的誤解，是非常之多。

的，既誤以爲血緣相近的人，其間有一種特別的天性，就以爲血緣相親近的人，在倫理上應當特別親厚，於是有國有家的人，也就要特別任用自己的親戚了。親戚分爲兩種：一種是父系時代自己家裏的人，後世謂之宗室。一種是母親家裏或者妻子家裏的人，後世謂之外戚。

倫理上的訓條只是一句空話。到實際上的利害和倫理上的訓條相衝突，普通人是不會遵守訓條、不顧利害的。所以古人誤以爲宗室外戚和自己特別親厚，而把他封了許多國，到後來，其衝突就起於宗室和外戚之間。因爲并吞人家的國，利益大了，就顧不得什麼一家不一家，親戚不親戚。試看東周列國，互相吞并，其間那一國不有同姓或者婚姻的關係呢？然而直到漢朝，人心還沒有覺悟。漢高祖得了天下，就把子弟及同姓分封了許多在外邊，而朝內之事，則專一付託呂后。諸位讀過兩漢演義麼？韓信、彭越，是何等樣利害的人？爲什麼都會給呂后殺掉？這不是漢高祖自己在外面跑，把京城裏一切政治都交付給呂后，才會這樣麼？呂后亦像別一朝太平時代的皇后，專門坐在宮裏，不管外事，能够忽然跳起來殺掉這兩個大麼？可知後來呂后的臨朝稱制，事非偶然了。

一種不適宜的制度，人類是非經過長久的經驗，不會覺悟的。把宗室封建於外，後來要互相攻擊，甚至於對天朝造反，這是從封建時代就積有很長久的經驗的。所以秦始皇并吞六國之後，已不肯再封建子弟。漢高祖雖不行其法，到景帝時吳楚七國造反之後，也就覺悟其制度之不

可行，把所封的王國，地方都削小，政權也都奪去了。至於外戚秉政，足以貽禍，則其經驗較淺。因為古代等級森嚴，諸侯是要和諸侯結婚的，和自己國內的大夫結婚，是個例外。所以古代國內，甚少外戚，自然不會撞出多少禍事來。所以在漢代，前漢爲外戚王氏所篡，後漢還是任用外戚。所用的外戚，沒一個有好結果，然而一個外戚去，一個外戚又來。正和辛亥革命以前，一個皇帝被打倒，又立一個皇帝一樣。當一種制度的命運未至滅亡的時節，雖有弊病，人總只怪身居其位的人不好，而不怪到這制度不好。譬如我們現在，天天罵着奸商，卻沒人攻擊商業制度一樣。

## 四 黃巾

後漢的亂源，還有一個黃巾賊。黃巾賊的事迹，料來諸位都知道的了，用不着在下來談。在下卻想借這機會和諸位談一談道教。

大家不都知道，在江西的龍虎山上，有一個張天師麼？這天師的稱號，從何而來？據魏書釋老志說，是這樣的：當魏世祖時，有道士寇謙之，少修張魯之術，後來太上老君下凡，授以天師之位，據太上老君說：自從天師張衡去世，地上久已無修善之人。因為寇謙之爲人好，修道誠，所以特將此位授給他的。然則張陵是第一位天師了。張陵是誰？便是三國時代割據漢中的張魯的祖父。

據三國志說：張陵是在四川的鶴鳴山中學道的。要學他的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所以時人稱爲米賊。張陵的道，傳給他的兒子張衡，張衡又傳給他的兒子張魯。然而後漢書靈帝紀說：中平元年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注引劉艾說：張脩替人治病，病好的給他五斗米，號爲五斗米師。三國志張魯傳注引魏文帝所做的典略也說：靈帝時妖賊大起。在現在陝西省城一帶，就是漢朝人所稱爲三輔的地方，有駱曜。在東方有張角。在漢中有張脩。張脩之道，稱爲五斗米道。並沒有說起什麼張陵和張衡。張脩和張魯，都是益州牧劉焉手下的軍官，劉焉差他倆去奪取漢中的。既得漢中。

之後，張魯又將張脩殺卻，而并其衆。典略說五斗米道，本起於張脩，張魯在漢中，因百姓相信張脩的道，把他增加修飾的。儻使張魯之道，真係受之於其父祖，則三代相傳，歷時不爲不久，爲什麼魏文帝和他是同時代人，絕不提及其父祖？而且張魯是江蘇豐縣人，魏文帝說五斗米道和張魯的太平道，大略相同，張角是鉅鹿人，鉅鹿是現在河北的寧晉縣，還有被孫策殺掉的于吉，是琅邪人，琅邪是現在山東的諸城縣，其地亦都在東方，爲什麼五斗米道獨出於四川？江蘇人跑到四川去傳道，固然不是沒有的事，爲什麼其道在四川，又並無影響呢？三國志和後漢書的劉焉傳，都說張魯的母親是懂得鬼道的，因此在劉焉家中進出，亦不說他的鬼道和他的丈夫張衡、公公張陵有何關係。然則張陵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殊不可知。似乎張魯既據漢中之後，因人民信奉五斗米道，不能不行，而又不願意承認此道出於其仇敵張脩；五斗米道既爲人民所尊奉，把來裝在自己的祖父和父親身上，至少在當時的環境裏是光榮的；而且三代相傳，則根柢深厚，又可以引起人民信仰之心；於是妄言其道出於父祖。然則張陵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殊不可知，而後世自稱爲他子孫的人，居然代代以天師自居；歷代的政府，也居然多加以天師、真人等封號；儻使張陵有知，怕也要覺得出於意外罷？

替人治病，使人思過，給他符水喫，這是張脩和張角相同的。就是于吉，也用符水替人治病的。然而他們的行徑，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張角是要煽動人民造反，奪取天下的。他分遣弟子八人，

傳道於四方。據後漢書皇甫嵩傳說：相信他的人，青徐幽冀荆揚竟豫八州都有。後漢時這八州，要包括現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東河南河北八省。他的徒黨有幾十萬人。他把他們部署爲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一朝事洩，他一個命令傳出去，這些徒黨就同時並起了。他又謠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句話，三國演義上有，後漢書上也是有的。諸位讀了，一定要覺得奇怪，怎麼天會得死呢？也不過以爲草寇的說話，是不通的，不求甚解，一笑置之罷了。其實不然。搖惑人心的話，也是耍人家懂得的。儻使沒有人懂，還造作他做什麼就使造的人不通，這話又何能風行呢？須知古人的見解，和今人不同。今人說天子，只是一句空話。古人說天子，則真當他是天的兒子的。這種思想起源很早。到漢朝時候，其迷信還未盡破除。諸位大概都知道漢高祖斬蛇起義這句話。這件事，史記漢書上是這樣說的：漢高祖夜行，前有白蛇當道，漢高祖拔劍斬之，高祖走過之後，又有人走過這地方，見有老嫗夜哭。問他爲什麼事情，他說：我的兒子被人家殺了。過路的人問他：你的兒子是什麼人，給什麼人殺掉？他說：我的兒子是白帝的兒子，現在給赤帝的兒子殺掉了。過路的人聽他這話奇怪，覺得他不老實，正要給些苦頭他喫，他卻忽然不見了。這話自然是假造的。然而爲什麼要造這段話，就可見得當時的人有此思想，造出來足以搖惑人心了。什麼叫做赤帝白帝呢？這正和張角所說的蒼天黃天，是一個道理。把天和地當作整個的，天上只有一個總的天神，地下也只有一個總的地神，這是業經進化後的宗教思想，古人卻不是這樣。古人所祭的

地，只是自己所居住所耕種的一片土地。這便是現在的社祭。所祭的天，也只是代表一種生物的功用。農作物是靠着四時氣候的變化，才能够生長成熟的。古人看了這種變化，都有一個天神在暗中主持着。所以有青、赤、白、黑四個天帝，青帝主春生，赤帝主夏長，白帝主秋收，黑帝主冬藏。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是要靠土地的，所以又有一個黃帝，以主土地的隨時變化。古人又很早就有一個五行的思想，把物質分成五類。那便是水、火、木、金、土。把五行來配五方和四時，則木在東方，屬春；火在南方，屬夏；金在西方，屬秋；水在北方，屬冬。這大約因春天草木生長，夏天炎熱，火的性質也熱；秋天草木都死了，其性質爲蕭殺，而金屬是做兵器的；冬天寒冷，水亦是寒冷的；所以如此配合。至於土，則古人每以自己住居的地方爲中心，自然只好位置之於中央；其次序，自然在木火和金水之間了。古人看天上的五帝，是應該依著次序來管理人間之事的。爲天下之主的，必須是天帝的兒子。所以朝代的更換，便是這一個天帝的子孫，讓位給那一個天帝的子孫。這就是所謂「五德終始」。所以我們看古史，往往說某一個帝王是以某德王，如以木德王，以火德王之類。五德終始又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依相剋的次序，木德之後該金德，金德之後該火德，火德之後該水德，水德之後該土德，土德之後又該木德的。一種是依相生的次序，木德之後該火德，火德之後該土德，土德之後該金德，金德之後該水德，水德之後又該火德的。在秦朝和西漢的前半期，是依著相剋的次序。所以秦朝以周朝爲火德，自己爲水德；漢朝又自以爲土德。到西漢的末年，卻改用相生之說。



了。於是以周朝爲木德，自己爲火德，而把秦朝去掉不算。後來魏文帝代漢，又自以爲是土德，張角說什麼蒼天、黃天，自然也是想做皇帝的，不過依相剋的次序，應該說黑天已死，黃天當立；依相生的次序，應該說赤天已死，黃天當立；總不該說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不知道是張角另有說法呢？還是做歷史的人弄錯了一個字。不過他說到這一類的話，其有取漢朝而代之之心，總是顯而易見的了。所以我說：張角是要煽動人民造反，奪取天下的。至於張脩，則其規模大不相同。據三國志和注引魏文帝典論說：他隔了若干里，就設立一個義舍，以便行人歇宿。又把米和肉置於其中，謂之義米肉。過路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量喫飽。但是不能多取的，多取的鬼會罰他。他又禁酒。春夏則禁殺生。有小罪的人罰他修路一百步。如此，人民的經濟，頗可因之而寬餘。張魯據漢中，亦有二十餘年，始終未曾出兵爭奪別的地方。後來曹操去伐他，他的意思還不願抗拒。可見其宗旨只要保守一地方，與民相安。于吉又和張脩、張魯不同。張魯雖無意於爭奪天下，擴充地盤，畢竟還帶過兵，打過仗。張脩并還造過反。至於于吉，則大約是個文人，所以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說：他在現在的蘇州，設立精舍，這精舍乃是漢人讀書講學之處。他的被殺，江表傳和注所引的搜神記，說法亦有不同。江表傳說：孫策在城樓上聚會諸將賓客，于吉從樓下走過，諸將賓客有三分之二都下樓迎拜他。孫策大怒，說他搖惑衆心，使自己手下之人失掉君臣之禮，就把他捉起來。信奉于吉的人，都使家中的婦女去見孫策的母親，替他求情。諸將又連名請求孫策，要替他保全性命。孫策

不聽，竟把他殺了。搜神記說：孫策要乘虛襲擊許昌，帶着于吉同行，時適大旱，舟行困難。孫策一清早就自出督促。將吏卻多在于吉處，不能依時聚集。孫策大怒，說他敗壞部伍，就把他綁在地上，曬叫他求雨，說午時以前得雨就赦他。果然大雨傾盆，大家以爲孫策要赦他了，孫策卻竟把他殺掉。這兩說誰真誰假，連做三國志的裴松之，也不能決斷。依我看來，都未必確實的。因爲江表傳說：諸將替他求情時，孫策說：你們不要信他。從前有個交州刺史（交州是現在的越南地方，在唐以前，也是中國的郡縣）張津，就是相信這般邪道的，後來到底爲外夷所殺。據裴松之說：張津確是死在于吉之後的，就可見得江表傳的不確。至於搜神記說孫策要襲擊許都，依我看來，根本沒這一回事。這話另有一段考據，只好將來再談。現在假定我的說法是確的，搜神記的話就是靠不住的。但江表傳和搜神記，畢竟是離于吉年代不遠的人所做。他們想像中以爲于吉是怎樣一個人，畢竟不會錯的，據他們的想像，則于吉是一個術士，或者也可以說是一個江湖醫生。他至多只能以幕友的資格隨軍，決不能帶兵打仗的。看孫策手下的諸將賓客如此信奉他，可見他專和闊人來往。和張角、張脩、張魯等，專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的，又有不同。須知宗教是有這三種。一種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而想煽動了他們，以圖大事的，如近代洪秀全所創的上帝教便是一種。亦是在小百姓面上做工夫，確有些勸人爲善的意思的，如波斯的摩尼教，在唐朝時候曾經輸入中國。後來被唐武宗禁止了，然而到宋朝時候，人民仍有信奉他的。其教徒都不喫肉，而且還要互

相救濟，所以多有致富的，能維持一部分的信仰。還有一種，則是專和上中流社會中人交接的。如在距今十餘年以前，風行一時的同善社就是。這三件年代比較近的事，恰好和漢末的張角、張魯、于吉做一個比例。這種宗教，因其教理大都淺陋，而且既是宗教，總不免有些迷信的地方。迷信這件事，是在本團體以內便被視爲神聖，在本團體以外就會被視爲邪道的。再加以張角一類人，借此煽動了老百姓以圖大事，就更被一般人所痛惡，要目爲邪教；而政府也要加以禁止了。然第三種不過可鄙，並不會有什麼大害。第二種還可以說是有些益處的，只有第一種危險些。然而第一種的危險，實仍由於社會的不安，和宗教的本身並無多大關係。後漢書楊震傳說：他的孫兒楊賜，在靈帝時位居司徒，曾上疏說：張角所扇惑的全是流民。這件事，但懲治張角，是無用的。要令各地的官吏把流民都送還本鄉。然後把太平道的頭目懲治幾個，其事就不勞而定了。可見得張角的能够扇惑，全由於社會的不安。宗教的本身並無多大力量。

還有，後世所謂道教，其根源，分明是出於張角、張脩、張魯、于吉一班人的，和老子毫無相干。他們卻都奉老子爲始祖。因爲老子這一派學問，古代稱爲道家，他們的教就稱爲道教；而且竟有稱佛道爲釋老的，如魏書的釋老志便是，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我說：這是因黃帝而牽及老子的。據後漢書說：張角所奉的道，稱爲黃老道，而典略說張脩在漢中，並不置官吏，但令教中的祭酒治理百姓，祭酒要將老子的五千言教人學習。老子的五千言和張脩之道有何關係，而要使人學習呢？原

來秦漢時的方士就是教秦始皇漢武帝派人到海外去尋神仙鍊金丹藥服之以求不死的都依附於黃帝。黃帝是沒有書的，老子卻有五千言。黃老在秦漢時代是並稱的。張角、張脩、張魯、于吉等的道術，本來和方士有相當的關係，就因黃帝而牽及老子，把老子的書來使人誦習了。反正是當他咒語念，管什麼意義合不合，念的人懂不懂呢？而老子，就這麼糊裏糊塗的被人牽去，作為他們教中的始祖了。儻使老子地下有知，怕更要莫名其妙罷？

## 五 歷史和文學

講三國志，大家所最喜歡聽的是戰事。我現在說了許多話，一點戰事也沒有提到，讀者諸君一定要不耐煩了。且慢，戰事是可以講的，三國演義式的戰事，卻不能講，因為這根本是文學，不是歷史。文學固然有文學的趣味，歷史也有歷史的趣味。充滿了離奇變幻的情節，使人聽了拍案驚奇，這是文學的趣味，但意義實在是淺薄的。因為文學是刺激感情的東西，要求感情滿足，其勢不能使人多用心。所以演義一類的書，所說的軍謀和外交手段等，看似離奇變幻，神出鬼沒，要是我們真肯用心，憑着事理想一想，就知道他所說的話，都極幼稚，只好騙小孩子罷了。講歷史卻不然。歷史上的事情，都是真實的。其中如軍謀和外交問題等，關係何等重大，應付這些問題的人，各方面都要顧到。而他們當日的環境，就是他們四面八方的情形，十分裏倒有八九分是我們現在不知道的。那末，他們當日應付的手段，我們如何會了解？更何從批評其得失呢？俗話說：「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句話，只是旁觀者不負責任之辭，並不是真理。因為當局者的環境，旁觀者總不能盡知。假如一個人對付一個問題，要顧到三方面，而旁觀者只知道兩方面，那從旁觀者看起來，這個問題自然要好對付得多。在當局者，還要多顧全一方面，旁觀者所主張的辦法，他就決不能采

用。在旁觀者看來，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說他是一個迷者了。其實何嘗是如此呢？讀史的所以難，解釋古事、批評古人的所以不可輕易，其原因就在此。然則史事根本無從說起了，還會有什麼趣味呢？不聽我道來。古人的環境我們固然不能全知道，也不會全不知道。因而古人所做的事情，我們決不能全了解，也不至於全不了解。所以解釋古事、批評古人，也不是絕對不可以，不過要很謹慎的，限於可能的範圍以內罷了。謹守着這個範圍，我們能說的話，實在很少。然在這些少話中，卻多少見得一點事實的真相。其意義，要比演義等假設之以滿足人的感情的深長得多。滿足感情固然是一種快樂，了解事實的真相，以滿足求知的欲望，又何嘗不是一種快樂？所以有史學天才的人，聽了我的話，固然不會比聽三國演義乏味。就是通常人聽了我的話，也不一定會覺得乏味的。因為歷史上有許多問題，原是普通的問題，人人能够了解的，學問的能够通俗化，其原因就在此。

## 六 後漢的地理

現在要說三國時的戰事了，卻還要請諸位耐煩一些，聽一聽東漢時地理的情形。東漢的行政區劃是分爲十三個州，十二個州各有一個刺史，又有一個州，則是屬於司隸校尉的。把現在的地方說起來，則

幽州 包括河北省的北部和熱河、遼寧兩省，還包括朝鮮半島的北部。因爲朝鮮在漢時，也是中國的郡縣。

冀州 河北省的南部。

并州 山西省的大部分、陝西省的北部和察哈爾、綏遠兩省的一部分。

涼州 大略是現在的甘肅和寧夏兩省。

青州 山東省的東北部。

兗州 山東省的西部和河南省的東北部。

豫州 河南省的東南部和安徽的江北。

徐州 山東的東南部和江蘇的江北。

揚州 江蘇、安徽的江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

荊州 河南的西南部和湖南、湖北兩省。

益州 陝西省的南部和四川、雲南兩省。

交州 廣東、廣西兩省，還包括現在的越南。因為越南在漢時，也是中國的郡縣。

司隸校尉 河南省的西北部，山西省的西南部，陝西省的中部。

漢朝的行政區劃，下級的是縣。這和後世的情形是一樣的，是官治的最下級。自此以下，就只有自治的機關，而沒有官治的機關了。上級的是郡。郡的幅員，在中原繁盛之地，和前清時代的府差不多。縣的長官，戶口多的稱爲令，少的稱爲長。郡的長官，稱爲太守；都是地方行政官。郡以上更大的區域稱爲州。每州有一個刺史，卻是監察官而不是行政官了，所以他查察人家的失職與否，而自己並不辦事。而且所監察的專注重於太守，縣以下的事情，即非其所問。原來秦漢時代的縣，就是古代的一個國。諸位總還有讀過孟子的萬章下篇說古代國家的大小，不是說「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麼？漢書百官公卿表說：漢朝承襲秦朝的制度，每一縣的地方，大概是方一百里。我們讀左傳等書屢見當時的大國滅小國而以爲縣；而秦漢時的縣名，和古代的國名相同的很多；就可見古代之國被滅之後，在大國中仍成爲一個政治單位。春秋戰國之世，次等國大約方五百里，如孟子告子下篇說：「今魯方百里者五」便是。大國則方



千里，如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說：「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便是。這其大小，就是萬章篇所說的天子之國了。所以孟子說梁惠王，說齊宣王，都希望他們行王政而王天下，因為他們實在有這個憑藉。在春秋以前，大國或次等國滅掉了別一國，大概都把他作爲自己國裏的一縣，直隸於中央政府，其上更無何等等級。戰國時的大國，才有在邊地置郡的，內地還沒有什麼郡。郡的兵力比縣要充足些。所以戰國時，秦王派甘茂去攻韓國的宜陽縣，甘茂說：宜陽雖名爲縣，其實是郡，是不容易攻的。內地用不到很厚的兵力，所以各國都不設郡。到秦始皇滅六國，六國的人民都非心服，到處都有用兵力鎮壓的必要，所以把天下分做三十六郡，而郡就成爲普遍的制度了。所以郡的設立，根本就是爲鎮壓起見，並不是爲治理地方起見。但是既不放心各地方的人民，怕其要反叛，縣的兵力不足鎮壓，而要設置了許多郡守，又怕郡守的權力太大了，於己不利，於是每郡又派一個御史去監視着他。到漢朝，皇帝不再派御史，而由丞相分派若干個史，出去監察各郡，這個史便稱爲刺史。刺史本非行政官，一個刺史監察幾個郡，只是辦事上一個分割的手續，並不是什麼行政區畫，所以其初並沒有州的名目而稱之爲部。這部字，便是現在部分兩個字的意思。到後來才改稱爲州，但是名目雖改，其實權還是一樣。直到後漢靈帝時候，改刺史爲州牧，其實權才有變更的。改刺史爲州牧，前漢時就有此舉，但是不久又改回來了。當時主張改刺史爲牧的人，議論是這樣的，他們說：刺史的責任在監察太守，可是他們的官位比太守小，他們的資格也比太守

淺。政治上的秩序，是要使大官去治小官，不該使小官去治大官的。所以要使刺史改名爲牧，算做太守的上級官，用資格深的人去做。其實這話是錯的。監察和行政是兩個系統。監察一系的官，可以監察行政官，乃其職權如此，並非把其官位和所監察的官的官位，比較大小而定的。而在事實上，則行政官宜用資格較深的人，監察官宜用資格較淺的人。因爲行政有時候要有相當的手腕，而且也要有相當技術，這是要有經驗然後能夠有的，所以要用資格深的人。至於監察官，則重在破除情面。要鋒銳，不要穩重。要有些初出茅廬的獸氣，不要閱歷深而世故熟。要他抱有高遠的理想，看得世事不入眼，不要他看慣了以爲無足爲怪。要他到處沒有認得的人，可以一意孤行，不要交際多了，處處覺得爲難。把現在的事來說，學校裏初畢業的人，文官考試剛錄取的人，宜於做監察官。在官場上辦過若干年事情的人，宜於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當地的人，總不能毫無聯絡。對於土豪劣紳等，有時雖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專走方路，把他盡情懲治的。因爲如此，他就要暗中和你爲難，使你緩急之際辦事棘手，有時爲害甚大。就是平時的政務，也不免要受他牽掣的。我前文說行政官必須要有些手腕，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於監察官，則根本不辦什麼事情，怕你掣肘。而且漢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爲難，他倒早已離開你這地方了。土豪劣紳的勢力，大抵只限於本地。要離開本地，趕進京，或者到別地方去和前任刺史爲難，是不容易的。所以漢朝刺史的制度，確有相當的價值。前漢時主張改刺史爲州牧的人，其議論實不得當。所以後

來行之而不好，就不得不將舊制回復了。但是到東漢末年，而此論復起，主張的人，便是劉璋的父親劉焉。他的理由是：四方多亂，非有資深望重的人不能鎮懾；而資深望重的人，是不能使他爲刺史，而不得不改其名爲牧，以示隆重的。當時聽了他的話，便派了幾個資深望重的人出去做州牧。其餘不重要的去處，還是稱爲刺史的。到後來，則一個人往往先做刺史，過了幾年，資格漸深，名望漸高，然後升爲州牧。論當時的情勢：有實力的人，無論稱爲刺史，或稱爲牧，其能霸占一地方，總是一樣。而且既占一地方之後，其勢也不得不升他做牧。但是有幾個人，其能霸占一地方，和州牧的制度也是有些關係的。譬如劉表，若非有州牧之制，他這種名望很高的人，或者就不會久任一州的刺史。又如他的名目只是刺史，在地位上比州牧要低些，或者他也要小心一些，有許多僭越的事情，根本就不敢做。所以把後漢末年的分裂，過分歸咎於州牧之制，是不對的。然而州牧之制，確也有相當的關係。據地自專，和中央政府反抗，是要有相當大的地盤的。從春秋以來，像後世一府這麼大的地方，就不足以爲輕重。所以和魯國差不多大小的國，如宋國、衛國、鄭國等，都不能和大國相抗。到秦漢之世，此等情形就更爲顯著。諸位有讀過柳宗元的封建論的麼？他的封建論裏有一句說：漢朝「有叛國而無叛郡」。這就因爲漢時的郡，只有後世一府這麼大，而漢初所封諸國都兼五六郡之地之故。後漢末年，割據的人，大約都有一州或大於一州之地，也是爲此。後漢的十三州，大小是極不相等的。小的如青州、兗州，不過現在山東省的一半。大的如揚州、益州，都要包括

現在的好幾省。這是因人口多則設治密，而當時的南方還未甚開發之故。所以翻開讀史地圖來看，吳國的地方並不小於魏而實力卻遠不如魏，就是爲此。司隸校尉是前漢武帝所設的官。因當時有巫蠱之禍，使之督捕，是帶有非常時期的偵緝性質的。後來事過境遷，此等特殊性質漸漸消滅，乃使其監察數郡。在這一點上，其性質與刺史無異。所以後漢有十三州，中有一州不設刺史而卽由司隸校尉監察。

## 七 董卓的擾亂

現在真要說起三國時的戰事來了。說起三國時的戰事來，第一個要提到的，便是董卓。到底怎樣一個人呢？

三國的紛爭，起於漢獻帝初平元年東方州郡的起兵討伐董卓。其時為公元一百九十年。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把東吳滅掉，天下才算統一。其時為公元二百八十年。分裂擾亂的局面，共歷九十一年。政治上最怕的是綱紀廢墜。綱紀一廢墜，那就中央政府的命令不能行於地方，野心家紛紛乘機割據，天下就非大亂不可了。專制時代的君主，雖然實際也無甚能力。然而天下太平了，幾十年，或者幾百年，大家都聽中央政府的命令慣了，沒有機會可乘，決沒人敢無端發難。後漢時，雖封建時代還近，尊君的思想極為普遍。讀過書的知兵大員，雖然很有威望，兵權在手，也都不敢違犯中央的命令。黃巾雖然勾結很廣，起兵時聲勢浩大，幸而張角並非真有才略的人，一起兵，就被官軍撲滅了。其餘黨雖然未能盡絕；黃巾以外，各地方的盜賊雖然還不少；都是迫於饑寒，並無大志。倘使政治清明，再有相當的兵力輔助，未始不可於短期之內勦撫平定的。何進的死，雖然京城裏經過一番擾亂，恰好把積年盤據的宦官除掉了，倒像患外症的施行了手術一般。所以經過

這一番擾亂以後，倒是一個圖治的好機會。而惜乎給董卓走進去，把中央的局面弄糟了。正給有野心要想割據的人以一個好機會。自此以後，中央政府就命令不行，政治上的綱紀全然失去了。所以論起漢末的分裂來，董卓確是一個罪魁禍首。

董卓初進京城時，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當後漢桓靈二帝時，宦官專權，曾誣指反對的人爲黨人。把他們殺的殺，治罪的治罪。最輕的，也都不准做官。這個在古時謂之綱，所以史家稱爲黨錮之禍。董卓初進京時，替從前受禍的人一一昭雪。而且還引用了一班名士。有名的蔡邕表字曠做伯喈的，便是其中的一個。他自己所喜歡的人，只做軍官，並不參與政治。倘使他真能聽這一班名士的話，約束手下的武人，政治也未始不可漸上軌道。苦於他其實是不懂得政治的人。一上政治舞臺，便做了一件給人家藉口的事。那便是廢少帝而立獻帝。在專制時代，無故廢立，那是怎樣容易受人攻擊的事啊！公忠體國之臣，固然皇帝不好，不敢輕於廢立。就是奸雄想要專權，甚而至於想要篡位的，也正利於君主的無用，何必要廢昏立明？歷代篡弑之事，能够成功的，都在權勢已成，反對自己的人誅鋤已盡之後，那有一入手便先做一件受人攻擊之事的呢？董卓的舉動如此，就見得他是一個草包了。而他所以失敗之由，尤其在於不能約束兵士。當時洛陽城中，富貴之家甚多，家家都有金帛。他就放縱兵士，到人家去搶劫。還要奸淫婦女。有一次，他派兵到洛陽附近的地方去。這地方正在作社。人民都聚集在社廟附近。他的兵，就把男人都殺掉。再搶了他們的車，把

所殺的人頭，掛在車轅上，載其婦女而還。這件事，三國演義上也曾說及的。三國演義的話，有些固然靠不住，有些卻是真的。這件事，正史中的後漢書上也有，並非做三國演義的人冤枉他。董卓的軍隊如此，就連京城裏的秩序都不能維持，還說得上收拾天下的人心麼？無怪東方州郡要起兵討伐他了。

東方的兵一起，董卓的所作所爲，就更不成話了。他的兵，雖也相當的強，然而名不正，言不順，而且東方州郡的兵，聲勢浩大，也不易力敵的。於是想到從洛陽遷都長安。一者路途遙遠，且有函谷關之險可守，二者董卓是西涼人，所用的是西涼的兵，長安離他的老家近些。這還可說是用兵的形勢不得不然。然而遷都也有遷法。他卻令手下的兵，逼著人民遷徙。當時洛陽居民共有數百萬人，互相踐踏，也有餓死的，也有遇著搶劫而死的，死屍堆滿在路上。他自己帶兵，仍留在洛陽附近。一把火，把皇宮、官署、民居都燒毀了。二百里內更無人跡。他又使呂布把漢朝皇帝和官員的墳，都掘開了，把墳中所藏珍寶取去。你想這還成什麼行爲？無怪批三國演義的人，要說他是強盜行徑，不成氣候了。

當時東方的兵，如果能聲罪致討，這種無謀的主帥，這種無紀律的軍隊，實在是不堪一擊的。至多經過一兩次戰事，就不定了。苦於這些州牧、郡守，都只想占據地盤，保存實力，沒有一個肯先進兵。其中只有曹操，到底是有大略的人。他雖然是個散家財起兵，本來並無地盤的，倒立意要成

就大事。替義兵畫了一個進取之策。諸人都不聽。曹操就獨自進兵。董卓的兵力是相當強的。合衆諸侯的力量以攻之，雖然有餘，單靠曹操一個人的力量，自然不够。兵到滎陽，就給董卓的部將徐榮打敗。然而曹操的兵雖少，卻能力戰一天。徐榮以爲東諸侯的兵都是如此，也就不敢追趕。這時候，董卓的兵似乎勝利了，卻又有一個孫堅從豫南而來。孫堅是做長沙太守的。漢朝時候，湖南還未甚開闢，長沙僻在南方，與中原大局無甚關係。倘使做太守的是一個苟且偷安的人，大可閉境息民，置境外之事於不問。孫堅卻是有野心的。他聽得東諸侯起兵討卓，也就立刻起兵。路過荊州、南陽，把刺史太守都殺了。前到魯陽，這就是現在河南的魯山縣，爲從南陽到洛陽的要道。這時候，袁術因畏懼董卓，屯兵在此，便表薦孫堅做豫州刺史。孫堅向北進兵，也給徐榮打敗。明年，孫堅收兵再進。董卓使呂布、胡軫去拒敵。二人不和，軍中無故自亂。給孫堅打敗，把他的都督華雄殺掉。華雄明是被孫堅所殺的，三國演義卻說他被關公所斬，這就是演義不可盡信之處了。於是孫堅進兵，離洛陽只有九十里，董卓自己出戰，又敗。乃留兵分屯關外，自己也退到長安。

董卓這時候，大抵是想雄據關內，看東諸侯的兵將怎樣的。果然東諸侯心力不齊，不能進兵。孫堅進到洛陽，修復了漢朝皇帝的墳墓，也就無力再進了。而且這時候，洛陽業已殘破，不能駐兵。只得仍退到魯陽。倘使這時候，董卓的所作所爲，成氣候一些，確也還可以據守關內。無如他的所爲，更不成氣候了。他在關中的郿縣，造了一個塢。據後漢書說：高厚各有七丈。後漢書注，是唐朝的



章懷太子做的。據說其時遺址還在周圍有一里一百步，他在鄜塢中堆積了三十年的糧食。說「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也足以終身了。」你想：亂世的風波，多著呢，險著呢，那有這種容易的事，而且他一味暴虐，不論文官武將，要殺就殺。於是再沒有人歸心他。再到明年，就是漢獻帝的初平三年，就給王允呂布合謀所殺。這件事的大概，料想諸君都知道的，不必細講了。

董卓雖死，朝廷卻仍不能安靜。事緣董卓雖死，他手下的軍隊還多著呢，都沒有措置得妥帖。排布這件事，是要有些政治手腕的。王允雖然公忠，手腕卻缺乏。沒有下一道敕令暫安他們的心，然後徐圖措置。當時董卓的女婿牛輔屯兵在現在的陝縣，呂布既殺董卓，派李肅到陝縣，要想把皇帝的命令，殺掉牛輔。這如何辦得到？於是李肅給牛輔打了敗仗。呂布便把李肅殺掉。這其實也是冤枉的。牛輔心不自安。有一次，營中的兵，有反去的。輔以為全營都反，取了金寶，帶著親信五六個人逃走。他的親信又垂涎他的金寶，把他殺掉，將頭送到長安。他的部將李傕、郭汜、張濟等，本來是去侵略現在河南省的東南部的，回來之後，軍中已無主將。又聽得謠言說：京城裏要盡殺涼州人。急得沒有主意，要想各自分散，逃歸本鄉。當時有一個討虜校尉，名喚賈詡的，也在軍中。對他們說道：你們棄衆單行，一個亭長，就把你們綁起來了。不如帶兵而西，沿路收兵，替董卓報讎。事情成功了，還怕什麼？不成，到那時再想法逃走，亦未爲晚。一句話點醒了李傕等，就照着他的話行。大約當時想亂的人多了，沿路收兵，居然得到十幾萬。就去攻長安城。十天工夫，把城攻破了。呂布

戰敗逃走，王允給他們所殺。於是長安爲李傕、郭汜所據。張濟仍分屯於外。李傕、郭汜的不成氣候，自然也和董卓一樣的。縱兵到處搶劫。當時長安附近，人民還有幾十萬家，因此窮到人喫人。兩年之間，幾乎死盡了。後來李傕、郭汜又互相攻擊。李傕把漢獻帝留在營中，做個質當。卻派公卿到郭汜營中講和。郭汜便把他們都扣留起來。幸得張濟從外面來，替他們講和，漢獻帝才得放出。獻帝知道在李傕、郭汜等勢力範圍之下，總不是一回事。派人去請求李傕，要東歸洛陽。使者來回了十趟，李傕才答應了。獻帝如奉到赦令一般，即日起行。此時護衛獻帝的一個是楊定，乃董卓部將，一個是楊奉，本來是白波賊帥，後來做李傕部將，又反李傕的。一個是董承，是牛輔的部將。走到華陰，有一個帶兵的人，喚做段熲的，把獻帝接入營。段熲的爲人，是比較成氣候一點的，卻和楊定不合。楊定就說他要造反，發兵去攻他的營。恰好李傕、郭汜把皇帝放走了，又有些懊悔，乃合兵去救段熲。楊定逃奔荊州。獻帝乘機脫身。而張濟又和楊奉、董承不合，和李傕、郭汜合兵來追。楊奉、董承大敗。乃詐與李傕等講和，而暗中招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等和南匈奴的兵來，把李傕等打败。李傕等合兵再來，楊奉、董承等又敗。乃逃過黃河，暫住在山西安邑縣地方。韓暹又和董承相攻。董承逃奔河內，就是現在河南的武陟縣。河內太守張楊，叫他到洛陽去，把宮室略爲修理。發兵迎接獻帝，回到洛陽。此時洛陽城中，房屋都沒有什麼了，到處生着野草。百官都住在頽牆敗壁之間。有的自出樵采。有的竟至餓死。在洛陽護衛獻帝的是董承、韓暹兩人。他倆依舊不和。董承暗中派人

去喚曹操進京以後的大權就歸於曹氏了。

我們總看從董卓入洛陽以後，到獻帝遷回洛陽之時，漢朝的中央政局，可說全是給董卓和池部下的人弄壞的。這件事，別有一個深遠的原因在內。我們且看蔡文姬的詩：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戮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一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sup>②</sup>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危禍。

蔡文姬名琰，就是蔡邕的女兒，是後漢時的一個才女。這一首詩，寫盡了西涼兵野蠻的情形。看了「來兵皆胡羌」一句，可知當時西涼兵中，夾雜了許多異族。原來羌人的根據地，本在今甘肅東南部。戰國時，才給秦國人趕到黃河西邊。羌人就以今青海省城附近大通河流域爲根據地。西漢時，中國又經開拓，羌人又逃向西邊去了。到王莽末年，乘中國內亂，又渡過大通河來。後漢初年，屢次反叛。中國把他打平了，都把降衆遷徙到內地。一時來不及同化。又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要欺凌剝削他們，於是激而生變。從安帝到靈帝，即大約從公元一〇七年起，到一七六年，七十年之間，

反叛了好幾次。中國這時候政治腐敗。帶兵的人都無意於打仗。地方官則爭先恐後遷徙到內地。涼州一隅，遂至形同化外。後來表面上雖然平定，實際亂事還是時時要發動的。羌人的程度本來很低。他的反叛全是原始掠奪性質。胡本來是匈奴人的名稱。後來漢朝人把北邊的異族都稱為胡。其初，還稱匈奴。東方的異族為東胡，西方的異族為西胡，或西域胡。再後來，便把西字或西域字略去，竟稱之為胡了。這一首詩中「來兵皆胡羌」的胡字，大約是西域胡，也是野蠻喜歡掠奪的。而中國人和這一班人打仗打久了，也不免要傳染着他們的氣習。所以當時的西涼兵野蠻如此。帶兵的人就要約束，又從何約束起呢？況且董卓自己也是這樣的。後漢書上說：他有一次到郿塢去，漢朝的官員替他送行。他將投降的幾百個人，即在席間殺害。先割掉他們的舌頭，再斬斷他們的手腳，再鑿去他們的眼睛，然後用鍋子來煮。這些人要死不得死，都宛轉杯案之間。大家嚇得筷子等都丟掉了，董卓卻飲食自如。他的性質如此，又怎會約束他手下的人呢？他的這種性質，是那裏來的？後漢書說他「少游羌中，盡與其豪帥相結。」可見董卓的性質，有一半被外國人同化了。不但董卓如此，他的部將和他的兵，怕大都如此。後來五胡亂華時，有一大部分人還是帶着這種性質的。可見後漢時西涼兵的擾亂，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政治問題，其中實含有很深遠的民族問題、文化問題在內了。

●中國民間最重的是社祭，就趁這時候，舉行種種宴樂、遊戲等事，謂之作社。

①函谷關，本在今河南的靈寶縣，漢武帝時，東移到現在河南的新安縣。這是從河南到陝西一條狹路的東口。現在的瀟關，是其西口。

②當時稱東方討伐董卓的兵爲義兵。

③現在河南的滎澤縣。

④當時稱東方的州牧、郡守爲東諸侯，乃是借用封建時代的舊名號。

⑤唐高宗的兒子，名字喚做賢。

⑥漢時十里一亭，亭有長，亦主管捕盜賊。

⑦白波，谷名，在今山西汾城縣。白波賊，是在白波谷地方做强盜的。

⑧這十個字，是西涼兵罵曹操的話。

## 八 曹操是怎樣強起來的

董卓劫遷獻帝之後，東方州郡既無人能跟蹤勦討，自然要乘機各據地盤了。當時的南方還未甚發達，在政治上的關係也比較淺。北方洛陽殘破了，從函谷關以西，則還在董卓手裏。所以龍爭虎鬥，以幽并青冀豫徐七州和荆揚兩州的北部爲最利害。這就是現在的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四省中江漢淮三條大水沿岸的地方。

當靈帝末年，做幽州牧的是劉虞。他是漢朝的宗室，立心頗爲仁厚，居官甚有賢名，頗得百姓愛戴。然實無甚才略。幽州有個軍官喚做公孫瓚，性情桀驁，而手下的兵頗強，自然不免有些野心。不過當政治上秩序未大壞時，還不敢公然反抗罷了。到董卓行廢立之後，情形又有不同。獻帝既係董卓所立，在專制時代的皇位繼承法上，自不能算做正當。討伐董卓的人，自然有不承認獻帝的可能。於是袁紹和冀州牧韓馥聯合，要推劉虞做皇帝。劉虞是沒有實力的人，假使承認了，豈非自居叛逆，甘做他人的傀儡，所以堅決不受。反派人到長安去，朝見獻帝，獻帝正爲董卓所困，想要脫身而無法。見劉虞的使者來，大喜。此時劉虞的兒子劉和，還在長安做官。獻帝就叫他回見父親。密傳詔旨，令劉虞派兵來迎。劉和不敢走函谷關大路，打從現在商縣東面的武關出去。這時候袁

術因懼董卓帶兵駐紮在南陽，恰好孫堅自長沙帶兵而北，把南陽太守殺掉，袁術就趁此機會把南陽占據起來。迎接皇帝，是一件大有功勞，而且存心要專權，也是一件大有希望的事。有此機會，袁術如何肯讓劉虞獨占。劉和經過其境，袁術便把他留下，派人去告訴劉虞，叫他派兵來和自己的兵會同西上。劉虞果然派了幾個馬兵來，就叫劉和統帶。這事儻使成功，劉虞的名望地位豈不更要增高，公孫瓚要把他推翻就難了。所以公孫瓚力勸劉虞不可派兵。劉虞不聽。公孫瓚便串通袁術，把劉和拘留起來，而把劉虞所派的兵奪去。這是董卓劫遷獻帝以後，關於帝位問題，當時幾個有兵權和地盤的人鉤心鬪角的一幕。因其事情沒有鬧大，讀史的人都不甚注意，把他淡淡的讀過了。其實此項陰謀，和當時東方兵爭序幕的開啓，是很有關係的。

公孫瓚串通袁術，把劉和拘留起來，劉虞派去的兵奪掉，既阻止劉虞迎駕的成功，又可和袁術相連結，他的陰謀似乎很操勝算了。於是志得意滿，以討伐董卓爲名，帶兵侵入冀州，要想奪韓覆的地盤。韓覆如何能抵敵？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又隨其後。鶴蚌相持，漁翁得利，反替袁紹造成了一個機會。此時袁紹正因董卓西遷，還軍河北，便乘機派人去遊說韓覆。韓覆乃棄官而去，把冀州讓給袁紹。袁紹的高曾祖，父都是做漢朝的宰相的，歸心於他的人很多。其才能比之韓覆，自然也要高出幾倍。公孫瓚要占據地盤不得，反而趕去了無用的鄰居，換了一個強敵來。世界上的事情，正是變化多端，不由得人打如意算盤了。

袁紹和公孫瓚地勢逼近，自然是要想互相吞并，不會合式的。袁術和公孫瓚連結，對於北方也有一種野心。平空跳出一個袁紹來，這種野心不免要受一個打擊。自然要和袁紹不對，顧不到什麼弟兄不弟兄了。曹操和袁紹是討卓時的友軍。當羣雄初起之時，各人都怕兵力不敷，總想多拉幫手。不是利害真相衝突之時，總要戴着假面具，互相利用。這是當時曹操、劉備、呂布等所以內雖不和，而當人家窮困來投奔時，總要假意敷衍，不肯遽行決裂的原因。袁曹初時的互相提攜，理山亦不外此。此時兖州北境，適有亂事，本來的地方官不能平定。曹操帶兵去把他打平了。袁紹就表薦他做東郡太守。此事在漢獻帝的二年，明年，青州黃巾攻入兖州。兖州刺史劉岱爲其所殺。濟北和鮑信是最賞識曹操的。就勸劉岱手下的人共迎曹操爲兖州牧。此時黃巾聲勢浩大，曹操和鮑信進兵討伐。鮑信力戰而死。曹操到底把黃巾打破。黃巾投降的共有三十多萬人。曹操把他精銳的留下，編成軍隊，稱爲青州兵。這些都是百戰的悍賊。於是曹操不但得兖州爲地盤，手下的軍隊也比較精強了。南陽在後漢時，也是荆州的屬地。這時候的荆州刺史是劉表，已從今湖南境內遷徙到湖北的襄陽，和中原之地接近了，和南陽勢尤相逼。孫堅也是個沒有地盤的人，屯紮在河南魯山縣境內。袁術就表薦他做豫州刺史，和他互相連結，要想奪劉表的地盤。這樣一來，袁紹就要和劉表聯結。而徐州和兖州是相接境的。徐州可以吞并兖州，兖州也可以吞并徐州。徐州牧陶謙，照三國演義上看來，是一位好好先生，這個不是真相。他雖無才能，而亦頗有野心。青州刺



史田楷，則本係公孫瓚的人。當時的鬥爭，遂成爲冀州的袁紹、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劉表，站在一條線上，幽州有實權的公孫瓚，寄居荊州境內的袁術和豫州的孫堅、徐州的陶謙，站在一條線上的形勢。劉備是以討黃巾起兵的，後來跟隨公孫瓚。公孫瓚薦他做平原相。平原屬於青州，常做田楷的幫手，所以也在公孫瓚、袁術戰線之內。

兩個集團開始鬥爭，袁術和公孫瓚一方面是失敗了。公孫瓚進攻袁紹，既爲所敗。袁術使孫堅攻劉表，雖然戰勝，圍困襄陽，然孫堅的用兵太覺輕率，因單馬獨出，被劉表的軍士射殺了。劉表就進兵截斷袁術的糧道。此事在漢獻帝的四年前一年，公孫瓚已經發動劉備和陶謙，進兵山東西北境，以逼袁紹。給袁紹、曹操聯合打敗。至此，袁術又自己帶兵到現在豫東的陳留。又給曹操打敗了。袁術逃到九江。漢朝的九江郡，在現在安徽的壽縣，也就是揚州刺史的古所。袁術逃到九江之後，將揚州刺史殺掉，把其地占據起來。壽春雖然是東南重要的都會，其勢雖北方已經遠一步了。陶謙卻在此時發動大兵以攻曹操。和下邳地方。自稱天子的關宣聯合，攻取了山東的泰安、費縣，進逼濟寧。這一年秋天，曹操進攻陶謙，連破了十幾座城池。明年夏又繼續進攻，直打到徐州東境。曹操的攻陶謙，後漢書和三國志都說他是要報父讎。這句話是不確的。曹操的父親名曹嵩，是沛國譙縣人。漢朝的譙縣就是現在安徽的亳縣。他被殺的情形：三國志魏武帝紀說：「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後漢書陶謙傳則說他避難琅邪，陶謙的別將。有守陰平的，士

卒貪他的財寶把他殺。這兩說須互相補充，才覺得完全。曹嵩避難的琅邪，該是現在山東諸城縣東南的琅邪山。董卓之亂，亳縣並沒有受影響。曹嵩所以要避難，乃因曹操起兵以討董卓之故。這是避人耳目，並非逃避兵災。所以要躲在山裏。漢朝的陰平縣，在現今江蘇沭陽縣西北，其地離琅邪山頗近，所以守陰平的兵會把曹嵩殺掉。後漢書沒說出曹嵩避難的原因。三國志則沒有說明殺害曹嵩的主名。所以我說：二說要互相補充，才覺得完全。至於三國演義之說，則出於三國志注引世語，世語說曹嵩的被害，在泰山華縣之間。漢朝的泰山郡，就是現在山東的泰安縣，華縣就是費縣，大約因陶謙會奪取其地，所以有此傳謠，其說全不足信了。然則曹嵩確係陶謙部將的兵所殺。做主將的固然有約束部下的責任，然亦只到約束為止。部將的兵殺人，要主將負約束不嚴以外的責任，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因曹嵩被殺，而曹操聲言向陶謙報讎，理由並不充足。不過師出無名，以此作一個藉口罷了。可見得當時用兵的人，論其實際，無一個不意在擴充地盤了。

曹操這一次的用兵，是頗為殘暴的。三國志謂其「所過多所殘戮」。這個不像曹操做的事。大約這時候，曹操的兵，係以收編的青州黃巾爲主力。其人本係強盜，所以難於約束。然戰鬥力卻頗強，所以袁術、劉備、陶謙都非其敵。儻使竟吞并了徐州，則曹操以一人而坐擁兩州，形勢就更強了。不意忽然跳出一個呂布來。呂布從長安逃出來之後，就去投奔袁術。袁術很敷衍他。而呂布手下的軍隊很無紀律，專事鈔掠。袁術就有些難於容留他。呂布覺得不安，逃到現在河南的武陟

縣去靠河南太守張揚。這時候，長安懸掛賞格，緝拿呂布很急。呂布怕張揚手下的人要謀害他，又逃去投奔袁紹，幫助袁紹攻擊常山裏的強盜張燕。呂布的武藝是頗爲高強的。他手下的軍隊亦頗精練，而馬隊尤其得力。平話中敘述兩軍爭戰，大都是將對將廝殺，而兵對兵相廝殺似乎無甚關係。這固然不是事實。然將對將相廝殺，而其餘的兵士看着不動，前代亦偶有其事。不過不像平話中所說，以此爲決定勝負的要件罷了。像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說李傕、郭汜攻長安時，郭汜在城北，呂布開門迎敵，對郭汜說：「咱倆可約退兵馬，一決勝負。」郭汜聽了他的話，被呂布用矛刺傷。郭汜的從兵，前來解救。二人乃各自退去。就是一個將對將決鬥的例子。這大約是古代戰爭規模很小時，所遺留下來的規律。呂布能刺傷郭汜，可見其武藝確較郭汜爲高強。此等個人的勇力，固然不是戰爭時決定勝負的唯一條件。然主將能衝鋒陷陣，確亦足以引起士卒的勇氣。三國志呂布傳說：他有良馬，喚做赤兔。攻張燕時，常和其親近將校衝鋒陷陣，因此得把張燕的兵打破。注引曹瞞傳說：當時的人有句口頭話，說「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到後來，呂布被曹操擒獲時，他對曹操說：「你所怕的人，也沒有超過我的。現在我已經服你了。儻使你帶了步兵，我帶了馬兵，天下不足定也。」他做了俘虜，還說得出這幾句話，可見他馬隊的精強，確非虛語了。兵在精而不在多，曹操的青州兵，以禦陶謙、袁術、劉備等久疏戰陣，烏合湊集的兵，雖然有餘，以當呂布的兵，確乎是遇着了勁敵了。然而呂布生平，也到處喫軍隊不守紀律的虧。在袁紹處，又因此而站

不住腳。再想投奔張揚，路過陳留，卻一時交到好運。

陳留太守張邈，是和曹操最有交情的人。曹操的起義兵討董卓，張邈就是最先贊助他的。這時候，曹操東征徐州，還對家屬說：「我如其死了不回來，你們可以去依靠張邈。」其交情深厚如此。陳宮也是曹操的親信。曹操本來是以東郡太守發跡的。這時候東征陶謙，陳宮卻留守東郡，其爲親信可知。不知如何，兩個人卻反起曹操來了。三國演義說：曹操借獻寶刀爲由，要刺死董卓，未能成功，情虛脫逃。董卓行文各處捕拿他。這時候，陳宮正做縣令。曹操於路爲其所獲。陳宮密問其用意，感其忠義，棄官與之同逃。路過曹操故人呂伯奢家，同往投宿。伯奢殷勤招待，自己出去買酒，吩咐家人預備餚饌。曹操心虛，聽得廚下磨刀之聲，疑其有不良之心。再聽，又聽得裏面說道：「縛而殺之可乎？」曹操說：「是了。」就和陳宮拔劍入內，把呂伯奢家人一齊殺死。直殺到廚下，見綁着一隻豬。陳宮說：「孟德心多，誤殺好人了。」兩人只得怱怱起行。路遇呂伯奢買酒回來，曹操又把他殺掉。陳宮大駭。曹操說：「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陳宮聞言，惡其狠心毒手，乘曹操熟睡後，要想把他殺掉。再一想，這也不是事。就棄了曹操而去。這是演義上妝點附會的話。董卓廢立後，曹操改變姓名，棄官東歸是有的。卻並非因獻刀行刺。王允、呂布合謀誅殺董卓，還不能禁李傕、郭汜的造反，以致長安失陷。單刺死了一個董卓，又將如何呢？曹操路過中牟縣，爲亭長所疑，捉住送到縣裏。有認得他的人，把他釋放了，這事情也是有的。然縣令並非陳宮。又曹

操過成皋時，到故人呂伯奢家，把他家裏的人殺掉，則見於三國志注引魏書世語及孫盛雜記。魏書說：曹操帶數騎到呂伯奢家，伯奢不在，他的兒子要和賓客打劫曹操的馬和行李，曹操手刃擊殺數人。世語說：伯奢不在，他的五個兒子殷勤招待曹操，而曹操一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雜記說：曹操「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這件事的真相未知如何。然曹操本來是有些武藝的，漢朝離戰國時代近，戰國以前本來道路不甚太平，走路的人要成羣結黨，帶着兵器自衛，居家的人亦往往招集徒黨，做些打家劫舍，或打劫過往客商之事，根本不足爲奇。曹操因疑心呂伯奢家而將其家人殺掉，或呂伯奢的兒子要想打劫曹操而被曹操所殺，都屬情理所可有。不過其中並無陳宮罷了。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說：陳宮歸呂布後，呂布部將郝萌暗通袁術造反，陳宮亦與通謀，呂布因其爲大將，置諸不問，則陳宮似乎是一個反覆無信義的人。但英雄記的話亦難於全信。至於張邈，三國志說：因袁紹和他不和，叫曹操殺掉他，曹操不聽，而張邈疑懼曹操終不免要聽袁紹的話，因此就和陳宮同反。這話也不近情理。總而言之，歷史上有許多事情，其內幕是無從知道的，因爲既稱內幕，斷非局外人所能知，而局中人既身處局中，斷不肯將其真相宣布。除非有種事情形迹太顯著了，太完備了，纔可以據以略測其內幕，此外則總只好付諸闕疑之列了。陳宮、張邈爲什麼要叛曹操，似乎也只好付諸闕疑之列。然而這確是當日東方兵爭史上重要的一頁。

漢獻帝五年夏，曹操東征徐州張邈，陳宮叛迎呂布，兗州郡縣到處響應。曹操後方的大本營此時由荀彧、程昱主持，只保守得鄆城。此外則只有范東、阿兩縣固守不下。此時確是曹操生死存亡的一個關頭，儻使其大本營而竟為呂布所破，或者曹操還救，而其主力軍隊竟被呂布所粉碎，則徐州未得，兗州先失，曹操就要無立腳之地了。幸得三縣固守，而曹操東征的兵力也還強盛，乃急急還救。此時呂布屯兵濮陽，三國志魏武帝紀說：曹操說：「呂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泰山、亢父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兵攻之。這話亦係事後附會之辭。呂布的軍隊是頗為精銳的。他大約想誘致曹操的兵，一舉而擊破其主力，所以不肯守險。果然，戰時呂布先用騎兵去攻青州兵。青州兵搖動了，曹操陣勢遂亂，給呂布打敗。這就是演義上渲染得如火如荼的濮陽城溫侯破曹操一役。然曹操兵力本強，又是善能用兵的人，斷不至於一敗塗地。於是收兵再進，相持百餘日。這一年，蝗蟲大起，穀一斛賣到五十多萬錢。漢朝的一斛，相當於現在的二斗，穀價廉賤時，一斛只賣三十個銅錢。現在賣到五十多萬錢，是加出兩萬倍了。物質缺乏如此，軍隊安能支持？曹操只得把手下的兵遣散一部分。呂布也只得移屯山陽。如此，呂布的攻勢就頓挫了，曠日持久，自然於曹操有利。到明年，呂布就為曹操所擊破。此時陶謙已死。劉備初與田楷同救陶謙，就離田楷歸陶謙，屯於小沛。陶謙死時，命別駕糜竺往迎劉備為州牧。劉備遂領有徐州，呂布為曹操所破，就去投奔劉備。劉備也收容了他。

劉備的才略自然非陶謙之比。儻使他據徐州稍久未嘗不可出兵以攻擊曹操。倒也是曹操一個勁敵。苦於他舊有的兵力和徐州的兵力都太不行了。而才得徐州，袁術又來攻擊。袁術本來是和劉備站在一條戰線上的，論理他這時候該和劉備聯合以攻曹操。他卻貪圖地盤，反而進攻劉備。劉備和他相持，呂布又乘虛以襲其後。劉備腹背受敵，只得逃到現在的揚州，遣人求和於呂布。呂布也要留着劉備以抵禦袁術，就招他還屯小沛。於是徐揚二州，因劉備、呂布、袁術三角式的相持，不足爲曹操之患，曹操就得以分兵西迎獻帝了。

①所謂「四世三公」後漢是以司馬、司徒、司空算相職的。

②治東武陽，在今山東聊城縣西。

③河北國，在今山東長清縣南。

④今山東平原縣。

⑤卽三國演義所謂袁紹磐河戰公孫。據演義上看，似乎兩軍無大勝敗，實在是公孫瓚敗的。

⑥在今江蘇邳縣境內。

⑦部將離開主將，自帶一枝兵駐紮在外面的，謂之別將。

⑧後漢有琅邪郡，在今山東臨沂縣北。

⑨據三國志先主傳劉備離田楷歸陶謙時，只有兵一千多人。此外便是雜胡騎及略得的飢民等。

⑩今河南中牟縣。

⑤ 今河南汜水縣。

⑥ 沒有親族關係，也够不上算朋友，而寄食人家的謂之賓客。文的如門客，武的如上海的老頭子家裏養活幾個白相人，都可以謂之賓客。

⑦ 三國志魏武帝本紀引孫盛雜語：說曹操「曾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乃舞手戟於庭，踰垣而出。」

⑧ 鄆城，在今河北濮陽縣東，范，今山東范縣，阿，今山東陽穀縣 阿城鎮。

⑨ 東平，漢郡，今山東東平縣。亢父，在今山東濟寧縣南。

⑩ 山陽，漢郡，今山東金鄉縣。

⑪ 今江蘇沛縣。



## 九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諸葛亮隆中之對，有一句話說：「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這句話，是人人知道的。挾天子以令諸侯，大家都以為是曹操勝利的一個條件了。其實亦不盡然。中國從前的皇帝，和百姓實在是無甚關係的。除掉異族侵入時，大家把他看做民族國家的代表，效忠於他，就是效忠於民族國家之外，這一座寶位不論誰坐都好。自食其力的百姓，何苦要幫這一個，打那一個呢？即如前漢爲王莽所篡，後來光武帝興起，還是前漢的子孫。而且王莽末年起兵的，真正漢朝的子孫和冒充的漢朝的子孫，光武以外還有好幾個。大家就都說人心思漢，所以起兵的都推戴他的子孫，或假託他的子孫以資號召了。其實那有這一回事？要是人心真個思漢，爲什麼王莽篡漢時，除掉幾個姓劉的和一個別有用心的人翟義之外，再沒有人起而替漢朝抱不平？倒是王莽滅亡時，還有許多人對他效忠，替他盡節呢？然則把王莽說得如何壞，又說當時海內的人心如何思漢，怕只因做漢書的班固本是漢朝的親戚，他又是一個無識見的人，根本不懂得歷史是國民的公物，而只把他看成一家的私物罷？然則說三國史事，一定要把蜀漢看做正統，魏吳看做僭竊，也不過是一種陳舊的見解罷了。就說曹操的成功，和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多大

的關係，也是一個不正確的見解。試問當時因曹操挾天子而歸順他的，到底是那一個劉備、孫權？不就是明知其挾天子而還要和他抵抗的麼？然則曹操的所以不可與爭鋒，還是擁百萬之衆的關係大，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關係小。曹操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還是因其政治清明，善於用兵，和挾天子以令諸侯，根本沒有多大的關係。

雖然如此，所謂皇帝，在事實上如其略有可以利用之處，想做一番事業的人還是要利用他的。這不過是政治手腕的一個方便，以利用爲便則利用之，以推翻爲便則推翻之罷了。這在漢獻帝初年，本來有兩條路線可走。當東方州郡起兵討伐董卓之時，別立一君，而否認了漢獻帝，本亦無所不可。所以袁紹就想走這一條路線，因劉虞的不肯做傀儡而未能成功。到曹操平定兖州之後，要出來收拾時局，這時候的形勢，利用漢獻帝卻比推翻漢獻帝便利些。所以曹操就走了後一條路線了。

曹操的打退呂布，平定兖州，事在漢獻帝興平二年，即獻帝即位後的第六年。這一年冬天，獻帝逃到河東。其明年，爲建安元年，即獻帝即位後的第七年。七月裏，獻帝回到洛陽。這一年春天，曹操早就打平了現在的淮陽和洛陽的形勢更爲接近了。獻帝在洛陽，爲什麼不能自立，一定要叫一支外兵進來呢？說是爲飢荒，這句話是似是而非的。飢荒是要望人家來進貢的，用不著帶兵來。帶了兵來，糧食、賞賜只有格外竭蹶。然則這時候所以要召外兵，還是在中央的幾個人勢均力敵，

不能够互相吞滅，而要召外兵以爲援罷了。

三國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說漢獻帝在河東時，曾有詔書叫呂布去迎接他。這一道詔書不知是誰的意思？據事跡推測起來：張楊和呂布是要好的。這時候，張楊業已遣人進貢，漢獻帝很得他接濟之力。這個主意出於張楊，也很有可能。呂布在這時候，正苦於漂泊無歸，找不到一個地盤。而他是誅董卓有功的人，在中央也有相當的歷史。儻使帶兵勤王，倒也名正言順，在於他，實在是一個好機會。苦於呂布的軍隊太窮困了，連開拔費都籌畫不出來。因此沒有能去。後來漢獻帝又靠張楊幫助之力，纔得回到洛陽。這時候，駐紮在京城裏的，是韓暹和董承二人。張楊仍在河內，楊奉則駐紮在河南的商丘縣。他的兵在諸人中最強。韓暹和董承爭權，董承使去句引曹操，叫他進京。曹操這時候既然平定了兗州，落得再向西南發展，平定豫州，把洛陽也收入自己勢力範圍之內。要達到這個目的，推翻漢獻帝，自不如擁護漢獻帝爲便，所以曹操就走了勤王的一條路線。這正是我所說的政治手腕上的一個方便，可以利用則利用之。句結着曹操去勤王，只是董承一個人的意思。其餘諸人有沒有問題呢？韓暹大約不足顧慮。楊奉有強兵，張楊是一郡的太守，而且獻帝從河東到洛陽，一路得其接濟之力。他的舉動是比較成氣候一些的。儻使要和曹操反對，也是一個小小的阻力。固然，曹操的兵力不會怕這兩個個人，但能不打總是不打的好。競爭的時候，人人都想保存實力，誰肯妄耗實力呢？好在當這時候，曹操對這兩方面都有相當的接洽，原來這時候，

有一個人喚做董昭，本是袁紹手下的人。因為袁紹聽信了人家的話，要想加罪於他，他就想走向中央政府去投效。路過河內，被張楊留了下來。這時候，漢獻帝尚在河東。曹操也派人去進貢。路過河內，也被張楊所阻。董昭知道曹操的做事是最為有望的，便替他運動張楊，放他的使者過去。後來張楊連董昭也放走了。董昭到了河東，獻帝拜為議郎，就做了中央政府的官。這時候，董昭對於曹操，大約抱有很大的希望。所以運用機謀，到處替他開通道路。董昭知道楊奉的兵最強，卻沒有黨與，他的意思一定希望拉幫手的。就替曹操寫了一封信給楊奉，說「現在的局勢，不是一個人獨力所能平定的。最好在內中做主，我做你的外援。而且你有的，是兵，我有的是糧，我可以供給你。我們兩個人正好合作。」楊奉得書大喜。於是曹操進京勤王的阻力，全然除去了。獻帝還洛陽未久，曹操也就到了洛陽。董昭又對他說：「在這裏，人多主意多，由不得你一個人做主。不如把皇帝搬到許縣，只說是洛陽飢荒，為就糧起見。到那裏，就離你的兗州近，脫出了這班帶兵的人的勢力範圍了。」曹操說：「這真是好主意。但楊奉怎肯安然放我們過去呢？」董昭說：「楊奉勇而無謀。我們只要再寫封信敷衍他，而且送他些禮物。到他覺悟，事已嫌遲了。」曹操又聽了他。一面寫信送禮物給楊奉，一面就把漢獻帝搬到許縣。果然，楊奉覺悟了，要想在路上攔阻，已經來不及了。曹操到了許縣，立刻和楊奉翻臉，發兵去討伐他。楊奉怎敵得曹操。此時韓暹亦已逃到楊奉處。只得兩個人同去投奔袁術。後來合了袁術去打呂布。呂布又派人去運動他們倒戈。說我打仗所

得的油水全給你，二人欣然允諾。反和呂布合力，把袁術的兵打得大敗。然而這種強盜般的行徑，終究是站不住的。再後來，楊奉給劉備騙去殺掉。韓暹發急了，他本來是山西的強盜，要想跑回老家，在路上給人殺掉了。他的同黨李樂，算是病死的。胡才為怨家所殺。李傕、郭汜一班人，郭汜是給自己的部將殺掉的。張濟因沒有給養，走到南陽境內，去攻穰縣，為流矢所中而死。他的姪兒子張繡，統領了他的兵，歸附了劉表。建安三年，漢朝下詔書給關中諸將段熲等，令其討伐李傕，把他三族都滅掉。於是從董卓以來，擾亂中央政府的一班人，大概完了。只剩得一個董卓。董卓本來是牛輔的餘孽，那裏是什麼公忠體國的人？他的叫曹操進京，也不過是想借曹操的力量，排除異己罷了，那裏會真和曹操一心？所以後來，又有奉到什麼衣帶詔，說獻帝叫他誅滅曹操之說。從董卓擁立之後，到曹操進京之前，這一班擁兵亂政的人的行徑，獻帝還領教得不足麼？就是要除曹操，如何會付託董卓呢？這話怕靠不住罷。曹操到這時候，勢力已成，也不怕什麼董卓不董卓了。所以董卓一黨人，徒然自取滅亡之禍。只有一個劉備，因在外面，是走脫的。這是後話。曹操這時候，在名義上做了漢朝的宰相，實際上也得到了一大塊地盤，是很有利益的。這一次的事情，得董昭的力量實在不小。董昭並不是曹操的謀臣策士，而如此盡力幫他，那是由於擾亂之際，顧全大局的人總要想大局安定。而要想大局安定，總要就有實力的人中揀其成氣候的而幫他的忙。這是從來的英雄所以能得人扶助的原因。明朝的王陽明先生說：「莫要看輕了豪傑，能做一番大事業。」

的人，總有一段真摯的精神在內。」可見天下事一切都是真的，斷不是像平話家所說，用些小手段可以騙人的啊！

●明朝的皇帝昏庸暴虐的很多，清朝時候，秘密社會裏，卻持反清復明的宗旨很久，就是爲此。

●漢書也是一部大家崇奉的名著。其實班固這個人是無甚識見的，根本不配做歷史。只要看漢書的末了一篇敘傳，就可以知道。漢書之所以被人崇奉：（一）由中國人崇古的觀念太深。（二）由古書傳世的少了，沒有別的書同他校勘，其弱點不易發見。這是一切古書都是這樣的，不獨漢書。漢書中自然也有一部分好東西，這是由於作史的總是把許多現成材料編輯而成，並非一個人所作，根本不是班固的功勞。

●今河南許昌縣。

●今河南鄆縣東南。

## 十 袁紹和曹操的戰爭

袁紹是曹操的大敵。他不但地廣兵強，在社會上聲望很高，勢力極大，即論其才具，在當時羣雄中，亦當首屈一指。從袁紹敗後，北方就沒有人能和曹操抵敵的了，雖然並沒有全平定。曹操的破袁紹事，在漢獻帝建安五年。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說：「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達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勦矣。」這些話，固然是附會之談，然而當時的人重視袁曹的戰爭，也就可想而知了。

怎說袁紹的才具並不算弱呢？讀史的人都說袁紹地廣兵強，而當曹操沒有平定河南以前，不能起而與之爭衡，坐令他破陶謙，平呂布，且收服了劉備，趕走了袁術，到他養成氣力，挾天子以令諸侯，再要起來和他爭衡，就難了。其實不然。要和大敵爭衡，先要後方沒有顧慮。袁紹的地盤，是現在河北、山西兩省，在建安四年以前，問題正多著呢。別的且不論，公孫瓚就是到建建安三年三月，才給袁紹滅掉的，而在建安三年的冬天，呂布業已給曹操滅掉了。到四年的春天，河內大守張楊爲其將張醜所殺，又有一個喚做陸固的，殺掉張醜，歸附袁紹，曹操就進兵把他打破，這一年八月裏，曹操進兵黎陽，旋又回兵，而分兵把守官渡。此時曹操的兵力，業已達到河北了。袁紹從公孫

環破滅以後，就派他的大兒子袁譚去守青州，第二個兒子袁熙去守幽州，又派他的外甥高幹去守并州，其布置並不算遲。至於說他坐視曹操入居中央，挾天子以令諸侯，以致於己不利，則當時挾著一個天子，實際並無甚用處，在上一節中業經說過；而袁紹在曹操遷獻帝都許之後，曾經挾著兵威，脅迫曹操，要令他把獻帝遷徙到鄆城，置於自己勢力範圍之內。袁紹的本意，是要否認獻帝的，此時又有此轉變，其手段也不算不敏捷。曹操自然是不肯聽的，因為曹操斷不是虛聲所能恐喝的，袁紹此時，既因河北內部尚有問題，不願和曹操以實力相搏，自然只好聽之而已。然而袁紹的成敗，始終和挾天子與否無關，所以這也算不得袁紹的失策。

這時候，曹操的後方，也不是絕無問題的。其中最足為患的，就是屯紮在穰縣的張繡。因為他的地勢，可以南連劉表，是有接濟的。然而張繡聽了賈詡的話，卻投降了曹操。賈詡所以勸張繡投降曹操，大約因兵力不足和曹操相敵，袁紹相隔太遠，不能應援，劉表又係坐觀成敗之徒，未必能切實聯合之故。三國志賈詡傳載他勸張繡的話：（一）是因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二）則袁紹兵多，你投降他，他未必看重，曹操兵少，你投降他，他必另眼相看之故；怕也未必確實的。張繡的投降，是建安四年十一月的事，到十二月，曹操就又進兵官渡了。然而張繡之難甫平，劉備之兵又起。原來這時候，袁術在淮南，因其荒淫過甚，弄得民窮財盡，不能立腳，要想去投奔袁紹，打從下邳經過，曹操便派劉備去攔截他。劉備是有野心的，不肯服從曹操，把個袁術攔截回去，又氣憤，又窮困，



病死了，他卻和董承通氣，說奉到了獻帝的衣帶詔，叫他們誅滅曹操，就在下邳起兵。把徐州刺史車胄殺掉，屯兵小沛。曹操派劉岱、王忠去打他，都給他打敗了。建安五年正月，董承等陰謀發覺，都給曹操殺掉，曹操立刻起兵東征。這件事，三國志、魏武帝本紀上說：「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曹操遂決計東行。袁紹傳上說：曹操攻劉備時，田豐勸袁紹襲其後方，袁紹說兒子有病，不聽。一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這也是事後附會之談。曹操是善於用兵的人，後方決不會空虛無備；況且當時曹操也有相當的兵力，後方決不至於空虛無備。袁紹的根據地在河北，要襲擊許昌，先要渡過黃河，渡過黃河之後，還有好幾百里路，決非十天八天可以達到。如其說輕兵掩襲，那是無濟於事，徒然喪失兵力的。劉備初起兵，力量有限，未必能牽制曹操許久。這一點，曹操和袁紹都是明白的。曹操所以決計東征，也是爲此。接觸之後，自然是劉備敗了，便投奔袁紹。當時守下邳的是關羽，孤軍自然難於抵抗，就暫時投降。關羽的投降，的確不是真降的，至於封金、挂印、過五關、斬六將等事，就都是演義上渲染之談，無關宏旨的了。劉備在當時，兵力雖然不足，然而他是個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儘使曹操和袁紹以主力相持，而劉備從後方搗亂，這確是一個大患，所以曹操要先把他除掉。劉備既敗之後，曹操後方就無甚可怕的搗亂之徒了。當時還有一個賊霸，本來是泰山一帶的強盜，他是服從呂布的。曹

操破呂布後，招降了他，就把青徐二州的事情交給他。這時候，臧霸頗能出兵以牽制袁紹，所以曹操不怕袁紹從現在山東的北部進兵。不過臧霸的兵力，亦只能牽制袁紹不從這一路進兵而已。要想搗亂現在的河北，成爲袁紹的大患，其兵力也是不夠的。於是袁曹二人，不得不各出全力，在現在河南境內的黃河沿岸，決一死戰。

建安五年二月，袁紹派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城。袁紹帶著大兵，進至黎陽。四月，曹操自己帶兵去救劉延。荀攸因袁紹兵多，勸曹操引兵西向延津，裝出要繞道襲擊袁紹後方的樣子。袁紹果然分兵而西。曹操就趕快引兵回來，派張遼和關羽先登，把顏良擊斬。關羽就在這時候，封書拜辭曹操，走歸劉備了。於是袁紹整兵渡河，攻擊曹操。劉備和文醜先到。曹操又把文醜擊斬。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說：「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顏良、文醜之死，曹操固然先聲奪人，然而袁軍的主力並沒有動，勝負還是要決一死戰的。曹操破顏良、文醜之後，回兵官渡。袁紹便進兵陽武。彼此相持，直到這一年八月裏，袁紹才慢慢的進兵，靠著沙堆紮營，從東到西，連繇好幾十里。曹操也分兵和他相持。出兵決戰，曹操的兵不利。袁紹就進攻官渡。在地面上築起土山，地下掘了隧道，要攻破曹操的營。這時候，曹操的兵勢是很危急的。論起防守來，曹操自然有相當的力量，然而兵既比較少，糧食又要完了，眼看著不能支持。於是曹操寫一封信給後方的荀彧，商議要退兵回許都。當時曹操的兵勢既較袁紹爲弱，僅使一動腳，袁紹乘機追擊，是很危險的。

所以荀彧的覆信說：「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又說：「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這不過說退軍決無全理，叫他不論什麼險路，到此時也只得拚死幹一幹罷了。三國志上所說的兵謀，大都是靠不住的。這大約因軍機祕密，局外人不得而知，事後揣測，多係附會之談，而做歷史的人所聽見的，也不過是這一類的話之故。獨有荀彧這一封信，據三國志本傳注引荀彧的別傳載曹操表請增加荀彧封邑的表文，曾經鄭重的說及，官文書不能僞造，可以相信其是真的。我們因此，可以窺見當時兵事形勢的一斑。形勢是不得不冒險了，險卻怎樣冒法呢？那還是只有在兵糧上想法子。當時袁紹有運糧的車子幾千輛到了，曹操派兵截擊，把他盡數燒掉。然而還不能搖動袁軍，這大約因袁軍糧多，不止這一批之故。到十月裏，袁紹又派車輛出去運糧。這一次，袁紹也小心了，派淳于瓊等五個人帶著一萬多兵去護送。據三國志說：袁紹手下有一個謀士，喚做計攸，性甚貪財，袁紹不能滿足他，計攸便投奔曹軍，勸曹操去襲擊淳于瓊。曹操左右的人都疑心他。只有荀攸、賈詡兩個人勸曹操去。於是曹操帶著馬、步兵五千，夤夜前往。到那裏，已經天明了。淳于瓊等見曹操兵少，直出營門排成陣勢。曹操向前急攻。淳于瓊等退入營內。曹操就直前攻營，把營攻破。淳于瓊等都殺掉。這一次，曹操大概是捨死忘生，做個孤注一擲的。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說：袁紹聽得曹操攻淳于瓊，對袁譚說道：「我趁這時機，把他的大營打破，他就無家可歸了。」就派張郃、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不能破。後來聽得淳于瓊被殺，張郃、高覽就投降了曹操。張郃傳則說：郃聞

曹操攻淳于瓊，勸袁紹派兵往救。郭圖說不如去攻曹操的大營。張郃說：曹操的營很堅固，攻他必不能破。袁紹不聽，而聽了郭圖的話，只派些輕騎去救淳于瓊等，而遣張郃和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果不能破，淳于瓊等卻被曹操殺了。郭圖覺得慚愧，反對袁紹說：「張郃等聞兵敗而喜。」郃等因此畏懼，就去投降曹操。這些話，也都是不實的。淳于瓊屯兵之處，名爲烏巢，離袁紹的大營只有四十里。儵使來得及救援，袁紹不是兵少分撥不開的，何難一面派兵去攻曹操的大營，一面再多派些兵去救淳于瓊等？曹操的兵不過五千，淳于瓊等的兵已有一萬，袁紹儵使再派馬兵五千名去，也比曹操的兵加出三倍了，何至於還不能敵？儵使還不能敵，相隔四十里，續派大兵，何難何至？淳于瓊等還會被殺？可見曹操的攻淳于瓊，是疾雷不及掩耳的。他所以只帶馬步兵五千，正因兵多容易被人覺察之故。然則當時淳于瓊等被攻的消息達到袁紹的大營時，怕早已來不及救援。張郃、高覽去攻曹操的大營，也不過無聊的嘗試而已。袁紹連營數十里，而曹操能分兵和他相持，其兵數雖不如袁紹之多，亦必不能甚少。曹操攻淳于瓊等，不過抽去五千人，何至於大營就不能守呢？據此看來，可見歷史上所傳的情節，多非其真。讀書的人不可不自己出手眼了。淳于瓊等既破，張郃復降，據三國志說：袁紹的兵就因此大潰，袁紹和袁譚都棄軍而走，曹操大獲全勝。這大約因袁紹的兵屯紮日久，銳氣已挫，軍心又不甚安寧，遂至一敗而不可收拾。曹操的攻淳于瓊，固然有膽氣，也只是孤注一擲之舉，其能耐，倒還是在歷久堅守，能挫袁軍的銳氣上見得。軍事的勝敗，

固然決於最後五分鐘，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後五分鐘，才有決勝的資格哩。三國志袁紹傳說：袁紹未出兵之前，田豐勸他「分兵多枝，乘虛迭出，曹操救左則擊其右，救右則擊其左，使其軍隊疲於奔命，百姓亦不得安業，不要和他決勝負於一旦」，袁紹不聽；顏良、文醜被殺之後，沮授又說：「北兵數多而不及南兵之精，南兵糧草缺乏，財力不及北兵的充足，所以南軍利在速戰，北軍利在緩戰，宜用持久之計。」袁紹又不聽；以至於敗。這兩說也不確實。田豐的話，袁紹固然沒有聽，然而袁紹從四月裏和曹操相持，直到八月裏才進攻曹營，可謂已充分利用持久之計。當時曹操因軍糧垂盡，議欲退還許都，就是袁紹持久之計的效驗。不幸曹操的兵，實在堅固難於動搖，以至功敗垂成罷了。至於袁紹既進兵，還是用穩紮穩打之計，則本來並不冒險，田豐之計聽不聽也無甚關係。所以說歷史上的話，總是不可盡信，我們讀書非自出手眼不可的。

袁紹兵敗之後，當時北強南弱之勢，遂變為南強北弱。然亦不過南強北弱而已，說曹操的兵力就可以一舉而掃蕩袁紹，那還是不够的。當時曹操乘勢追擊冀州郡縣多有投降曹操的。然袁紹回去之後，收合散兵，又把降曹的郡縣收復了。曹操的用兵是最精銳不過的，儻使力足掃蕩河北，豈肯中途停頓？可見袁紹的兵力也還足以自守了。不但如此，當袁紹未敗之時，還分兵給劉備去攻略汝南。汝南降賊龔都等就做了他的內應。可見袁紹對於擾亂曹操的後方，亦很注意。不過大軍既敗，此等游軍就無甚用處罷了。曹操既不能掃蕩河北，就回兵許都。旋又出兵南征。劉

備就逃奔劉表，龔都等都逃散了。這是建安六年冬天的事。七年春天，曹操又進兵官渡。這一年五月裏，袁紹病死了。手下的人立了他的小兒子袁尚，因此和袁譚兄弟失和。然而曹操進攻，還沒有能够竟把他打平。到建安八年五月，曹操已把攻取河北之事，暫時攔起，回兵許都。八月裏，出兵南征，劉表了。袁譚和袁尚，卻因曹兵退去，自相攻擊。袁譚被袁尚打败了，派人求救於曹操。曹操見機會不可失，才再回兵攻取河北。從建安九年二月裏，袁尚的根據地鄴城，到八月裏才攻下。袁尚是本來在外面的，逃到中山。此時袁譚已乘機占領了冀州的東部，就去攻擊袁尚。袁尚逃到故安去。依靠袁熙。曹操突然又和袁譚翻臉了。建安十年，在南皮縣地方，把他攻殺。袁熙、袁尚逃入烏丸。烏丸亦作烏桓，乃是一種異民族，在現今熱河、遼寧境內的，屢次侵犯邊界。建安十一年，曹操籌畫出兵去征伐他，在河北的東北境闢了兩條水路，以便運糧。十二年七月裏出兵，因沿海大水，道路不通。先是劉虞被公孫瓚所殺，他手下的田疇，立意要和他報讎，就帶著宗族，入居徐無山中。避難的人民依附他的很多。田疇替他們立起章程，申明約束，居然很有條理，北邊都很信服他。曹操出兵時，把田疇也招羅在軍中。田疇說：舊北平郡之北，本來有一條路，出盧龍塞到柳城去的。從後漢以來，路絕不通，然而還有些痕迹。儻使從這一條路出兵，攻其不備，一定可大獲全勝的。曹操聽了他的話，就從這條路出去。果然一戰而殺了三個烏丸的酋長，贖下來一個，和袁熙、袁尚逃到遼東。當時的遼東大守是公孫康，也是要據地自立的，袁熙、袁尚的資格豈能服

從他所以有人勸曹操進兵遼東，曹操就逆料他們不能相容，逕從柳城回兵。果然公孫康把袁熙、袁尚的頭送來了。到此，袁氏才算全滅。從建安四年袁曹交兵至此，前後共歷九年，和曹操的破陶謙、呂布、袁術等，前後不過兩三年的，大不相同。所以說袁紹確是曹操的一個勁敵。

古人有分野之說，把天文地理都分畫做若干部分，說那一部分天象的變動，地面上那一部分的休咎，也是一種迷信之談。

① 黎陽，漢縣，在今河南濬縣東北。宜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

② 漢縣，在今山東濮縣東。

③ 漢魏縣，今河南鄆縣。

④ 白馬，漢縣，在今河南滑縣東。

⑤ 黃河渡口，在今河南延津縣北。

⑥ 今河南陽武縣。

⑦ 漢郡，治平輿，今河南汝南縣。

⑧ 漢郡，今河南陽漳縣。

⑨ 今河北定縣。

⑩ 漢縣，今河北易縣東南。

⑪ 今河北南皮縣。

⑫ 在今河北遵化縣西。

⑬ 這是從今遵化向東北出龍井關的路。柳城，漢縣，在今遼寧興城縣西南。

## 十一 赤壁之戰的真相

赤壁之戰，是三國史事的關鍵。儻使當時沒有這一戰，或者雖有這一戰而曹操又勝了，天下就成爲統一之局而不會三分了。所以這一戰，實在是當時分裂和統一的關鍵。

要知道赤壁之戰的真相，先要知道當時曹劉孫三方面的形勢。

劉備是個有領袖慾的人，他是不甘心坐第二把交椅的。所以當他和曹操聯合破滅呂布之後，他很可以依附曹操，做一個資深望重的大員了。他卻不肯甘心，又和董承勾結，反叛曹操。到被曹操打敗了，則始而投奔袁紹，繼而投奔劉表。這時候，他和曹操業已成爲不可復合之勢。簡單明瞭些說，他若再投降曹操，曹操必不能容他，而他也決不會真心的。所以他對於曹操，無論兵勢如何，總是要抵抗到底的。

至於孫權，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我們要說到孫權，又得先說到他的哥哥孫策。孫堅有四個兒子：大的喚做孫策，第二個就是孫權，第三個喚做孫翊，第四個喚做孫匡。孫堅是和袁術聯合的，他死了之後，他的兒子自然是依靠袁術。孫策也是個輕剽勇敢的人，大有父風。袁術看他不錯，就把孫堅手下的人都還了他。他曾替袁術打過好幾次仗，都是勝利的。袁術是個賞罰不明，不能用人



的人，派他出去打仗時，允許他戰勝之後如何酬勞他，後來都不能實踐。孫策心中失望，覺得在袁術手下，一輩子沒有出路，就自告奮勇，願去平定江東。江東就是江蘇省裏長江以南的地方，現在稱爲江南，古人卻稱爲江東，而把對江之地，稱爲江西。古人所說的江南，是現在湖南地方。這是閒話，攔過不提。後漢時，江東西同屬揚州。揚州刺史本來駐紮在壽春，就是現在安徽的壽縣。這時候，壽春給袁術占據了，揚州刺史劉繇只得寄治在曲阿，在現今江蘇省丹陽縣地方。雖然兵力有限，也還能和袁術相持，袁術一時不能吞滅他。到孫策渡江而東，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孫策是最剽悍善戰的，一渡江，就把劉繇打敗，劉繇逃到現在江西的湖口，不多時就病死了。於是從江蘇到江西沿江一帶，全成爲孫策的勢力範圍。孫策就不再服從袁術，袁術稱帝時，公然寫信和他絕交了。曹操在這時候，勢力還顧不到江東，而且他和袁術是反對的，自然要拉攏孫策。於是表薦他，加他討逆將軍的稱號，封爲吳侯。建安五年，曹操和袁紹正在隔河相持，孫策也要出兵渡江而北，不想還沒有開拔，就給人家刺死了。你道是爲什麼呢？原來當孫策到江東時，有個吳郡太守，喚做許貢，密表漢帝，說孫策驍勇，和項籍相像，該把他早些召回中央，不可聽他留在江外，致成後患。孫策是立意要割據一方的，聽得這個消息，很不高興，就把許貢殺掉。許貢的門客，有幾個潛伏在民間，想替許貢報讎。孫策最喜歡打獵，他騎的馬又好，從人都跟隨不上。這一次出去打獵，和許貢的門客狹路相逢，就給他們打傷，回來不久就死了。孫策这一次的出兵，三國志本傳說：他是要襲擊許都，

迎接漢獻帝的，這也是癡話。曹操是善於用兵的人，雖然和袁紹相持，後方不會無備，上一節中業經說過了。江東離許都，比河北更遠，孫策有多，大兵力能去攻襲，別說不能戰勝，能否達到，還是個疑問呢？孫策也是個善於用兵的人，有這樣優的麼？況且挾著一個天子，實際上並無多大用處，前文也早經說過了。然則孫策的出兵，到底是什麼主意呢？這裏面，卻有一段大家不很注意的故事。當時有個沛相，喚做陳珪，他是個歸心中央的人，看得呂布和袁術一班人很不入眼。當袁術要想稱帝，又替他的兒子向呂布的女兒求婚時，陳珪怕他們兩人聯合，更難平定，就去游說呂布，把他破壞了。又叫兒子陳登去見曹操，說呂布勇而無謀，反覆無常，不可相信，要早些設法收拾他。曹操大喜，便拜陳登做廣陵太守。臨別的時候，握著他的手說道：「東方之事，便以相付。」叫他暗中收合部衆，豫備做個內應。後來曹操攻呂布時，陳登會帶著本郡的兵，做曹兵的先驅。呂布滅後，漢朝因他有功，加給他伏波將軍的名號。三國志陳登傳注引先賢行狀，說他在這時候，慨然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的用兵，幾於所向無敵，獨有兩次攻陳登，都是失敗的。孫策心中甚爲憤怒，他臨死前的出兵，三國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說他是想去攻陳登的，這大約是實情。孫策用兵甚銳，這一次大舉而來，假如不死而渡過了江，陳登能否抵抗，自然是一個問題。然而陳登不是像劉繇等武略不濟的人，即使一時失敗，必不至於一蹶不振，總還能收合餘燼，求救於中央，或者和別一枝兵馬聯合，和孫氏相持。況且孫策善戰，陳登未必和他野戰，還可用守勢對付呢。所以陳登在廣陵，

確是孫氏的一個勁敵。現在孫策北伐未成，先已自斃，那是中央更好的機會了。曹操卻把陳登調做東城大守。◎於是隔江之地，就無能牽制孫氏的人，這是曹操的一個失策。到後來，再臨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之計，」◎就遲了。

孫翊的性質，最和孫策相像。孫策臨死時，張昭等都逆料他要付託給孫翊，他卻把印綬佩在孫權身上，對他說：「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這幾句話，不知道真是孫策說的？還是後人附會孫權足以當之而無愧，卻是實在的。只要看他赤壁戰時任用周瑜，襲取荊州時任用呂蒙，猇亭戰時任用陸遜，就可知道孫策雖然長於戰陳，然而平定江東，開創基業，也不是一味勇敢就能辦得到的。或者他亦有些知人之明，所以把後事付託給他。罷孫權繼任之後，一面整理現在江浙皖之地，又頻年出兵，攻擊江夏大守黃祖。◎到建安十三年，把黃祖殺掉。於是孫權的勢力，達到現在湖北省的東南部，再向西，就可到現在的漢口，窺伺江陵和襄陽了。而曹操也在這一年進攻劉表。

劉表的性質，究竟是個文人。他只會坐觀成敗，圖收漁人之利，而不會身臨前敵，去攻城奪地。此等人物，在天下擾亂時亦足以保境息民，偷一時之安，到天下將定時，就沒有立足之地了。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南征荊州。八月，劉表病死了。他大的兒子喚做劉琦，小的兒子喚做劉琮。劉表和他的夫人蔡氏，都心愛劉琮，要立他爲後。劉琦覺得不安，去請教諸葛亮。諸葛亮對他說：「君不見

中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劉琦明白了恰好黃祖爲孫權所殺就乘機請求外出做了江夏大守。劉表死後，襄陽一方面立了劉琮。對於曹兵，自然無法抵禦。九月裏，曹操的兵到新野，劉琮就舉州投降了。這時候，劉備屯駐在襄陽對岸的樊城。他對於曹操，是不能投降，而又無從抵抗的，只得渡過漢水，西南而走。三國志先主傳說：他走過襄陽時，諸葛亮勸他攻擊劉琮，荊州可取。他說：「吾不忍也。」這話也未必確實。當時的襄陽，人心自然不定，攻破他自然是容易的，轉瞬曹操的大兵來了，卻如何能守呢？「諸葛一生惟謹慎，」怕不會出這種主意罷？劉備於是再向南走。先主傳說：劉琮的左右和荊州人，歸附他的很多，到當陽時，人衆已有十幾萬了，一天只走十幾里路。這話或者有些過甚，卻不是毫無影響的。因為要做事業，手下一定要有人。老百姓只要飽食暖衣，安居樂業，誰來管你們爭天奪地的事情？一個光幹，到了什麼地方，要發動該地方的民衆替自己戰鬥，決不是容易的，所以基本的隊伍決不能棄掉。再加以荊州人不願降北的，其數自有可觀。而兩漢三國時代，去古還近，社會的組織含有大家族的意味較多，做官、從軍和避難的人，往往帶著家族、親戚走，所以其數之多如此。惟其這樣，自然走不快了。曹操此時，頗有一舉而肅清荊州的決心，於是發輕騎，一日一夜走三百里去追擊他，追到當陽東北的長阪，追上了。劉備自然不能抵抗，就逃向夏口，去依靠劉琦。

這時候的劉備，顯然是日暮途窮。儻使沒有人和他聯合，大約只好逃向現在的湖南。漢時的

湖南還未十分發達，在那裏也決然不能立足的。所以這時候的劉備，真是末日將到了。而不期事出意外，卻有個孫權來和他聯合。

論起孫權的資格和他對曹操的關係來，都和劉備大不相同。劉備雖然屢戰屢敗，始終沒有得到一個地盤，這只是時運不齊；他從靈帝末年起兵，在北方轉戰十餘年，和曹操、二袁、呂布等都是同樣的資格；而且素有英雄之名，當時確亦有一部分人歸向他，所以曹操見了他，確亦有幾分畏懼。至於孫氏弟兄，雖在江東手創基業，然而當時江東之地，比較上還是無關大局的。所以大家心目中，還不甚覺得有這麼兩個人。三國志張昭傳說：當孫策平定江東時，北方士大夫的信札，還是專歸功於張昭的。張紘傳說：孫策死時，曹操要乘機伐吳，張紘把他勸止了。曹操才表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而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要令他「輔權內附」。所謂「輔權內附」，就是運動甚而至於脅迫孫權來投降。孫策死時，北方的問題多著呢，曹操如何會想到去伐吳？這句話也是不確的。但以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欲令輔權內附，這句話卻該不謬。當時北方人心目中，看了孫權是怎樣一個人，就可想而知了。曹操破了荊州，就想順流東下，本來犯兵家之忌，賈詡曾經勸止他，而他不聽，大概對於孫權，不免低估了些罷。然其所以低估之故，也是所謂資格限人，是極容易犯的錯誤，怪不得曹操了。

劉表的死耗，達到江東，魯肅便對孫權說：荊州是個緊要的去處，請借弔喪為名，去看看情形。

如其劉備和劉表一方面的人沒有嫌隙，我們就得聯合他。如其彼此乖離，就得另打主意。孫權允許了他。魯肅就溯江西，走到漢口，聽說曹操的兵已向荊州，魯肅也晝夜兼程而進。走到南郡界內，聽說劉琮已降曹操了，劉備向南奔逃，魯肅就徑迎上去，和他在長阪相會。勸劉備和孫權聯合。劉備自然歡喜。而劉備手下的諸葛亮，亦說：「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於是魯肅回去覆命，諸葛亮從漢口東行，到現在的九江，和孫權相見。這時候，在孫權一方面，就要決定降戰之計。據歷史上的記載，是這樣的：孫權聚羣下會議，大多數主張迎降。其理由是：（一）曹操託名漢相，和他拒敵，似乎反抗中央。（二）曹操已得荊州的水軍，又有步兵，水陸並進，並非專靠馬隊，所以長江之險，並不足恃。而其（三）則為衆寡不敵。只有魯肅不開口。孫權出去更衣，魯肅卻跟了出去。孫權知道他有話說，握著他的手道：「你要說什麼呢？」魯肅道：「剛才衆人的議論，是要誤你的，你別要聽他。像我是可以投降曹操的，你卻使不得。爲什麼呢？我在你手下，不過做個官兒，投降了曹操，官還是有得做的，你卻怎樣呢？這幾句話，正合孫權之意，孫權便表示容納。這時候，周瑜因事到鄱陽去，魯肅便勸孫權把他召回，共商降戰之計。周瑜到了，就決定迎戰。他的理由是：（一）北方並未大定，加以關西還有韓遂、馬超，曹操的兵決不能作持久之計。（二）則北方的人不善水戰，荊州的人又非心服。（三）而且大寒之際，缺乏馬草，天時亦不相宜。諸葛亮游說孫權的話，理由也大致相同。於是孫權就決意聯合劉備，抵抗曹操了。派周瑜、程普爲左右督，魯肅爲贊軍校尉，去和劉備協力。當時

兩方的兵力：大約北兵是十五六萬，荆州的兵有七八萬，合計共二十餘萬。劉備一方面，合水陸兵共有萬人，劉琦手下的江夏兵，亦有一萬。周瑜、程普的兵，三國志上有的地方說各有萬人，有的地方又說共有三萬，大率魯肅手下還有些人，合計之共有三萬。孫劉之兵，約在五萬左右。兩方的兵力，約係一與五之比。但在地利及軍隊的長技上說，南方的兵卻是占了便宜的，而黃蓋又進火攻之計，就在嘉魚縣赤壁地方，把曹兵打得大敗。曹操果然不能持久，留曹仁守著江陵，自帶大兵北歸。周瑜又跟著攻擊，曹仁守不住，只得把江陵也放棄了。於是長江流域無復北兵蹤迹，而南北分立的形勢以成。

赤壁之戰，軍事上的勝敗，真相頗為明白，用不著研究。其中只有孫權的決心抵抗曹操，卻是一個謎。讀史的人，都給「操雖託名漢相，實為漢賊」兩句話迷住了，以為曹操是當然要抵抗的，其中更無問題。殊不知這兩句乃是周瑜口裏的話，安能作為定論？何況照我所考據，曹操確係心存漢室，並非漢賊呢？然則孫權決心和曹操抵抗的理由何在？周瑜、魯肅等力勸孫權和曹操抵抗的理由又何在？這係從公一方面立論，從私一方面說，也是這樣的。赤壁之戰，曹操固然犯著兵家之忌，有其致敗之道，然而孫劉方面，也未見得有何必勝的理由。自此以後，曹操幸而用兵於關西、漢中，未曾專注於南方。儻使曹操置別一方面為緩圖，盡力向荊州或者揚州攻擊，孫權的能否支持，究竟有無把握呢？孫權和劉備不同。劉備投降曹操，曹操是必不能相容的，所以只得拚死抵抗。

孫權和曹操，本無嫌隙，當時假使投降，曹操還要格外優待，做個榜樣給未降的人看的。所以當時孫權假使迎降，就能使天下及早統一，免於分裂之禍；而以孫權一家論，亦係莫大的幸福；裴松之在三國志張昭傳注裏，早經說過了。然則孫權的決意抵抗，周瑜、魯肅的一力攬掇孫權抵抗，不過是好亂和行險徼幸而已。三國志魯肅傳說：魯肅初到江東時，回東城葬其祖母，<sup>①</sup>他有個朋友，勸他北歸，魯肅意欲聽他，特到江東搬取家眷，周瑜卻勸他，說從前人的豫言，都說「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勸他不要回去。又把他薦給孫權。見面之後，甚爲投機。衆人都退了，孫權獨留他喝酒。談論之間，魯肅便說：「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猝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後來孫權稱帝時，「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sup>②</sup>張昭傳注引江表傳又說：孫權稱帝之後，聚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也舉起笏來，要想稱頌功德。孫權卻說：「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可見自立的野心，孫權和周瑜、魯肅等早就有之。赤壁之役，孫權聚衆議論降戰時，反說「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一不知帝制自爲的，畢竟是誰事實最雄辯，就不著我再說了。

①後漢分會稽郡所置的郡，治所即今江蘇的吳縣。

②漢朝的郡和王國，是一樣的尊級。王國治民之權在相。

③廢陰郡，本治現在的江都，此時陳登治射陽縣，在今淮安東南。



④東城，漢縣，在今安徽定遠縣東南。此時臨時設置大守。

⑤亦見先賢行狀。元龍是陳登的字。

⑥江夏郡在今湖北黃岡縣。

⑦就是現在的漢口。

⑧後漢會稽郡治今浙江紹興。都尉是武職，稱爲某部都尉的，亦分管一部分之地，有治民之權。

⑨魯肅是東城人。

⑩見三國志魯肅傳。

## 十二 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

赤壁一戰，把曹兵打得連江陵都放棄了。此時益州還在劉璋手裏，長江流域就全無北兵的蹤迹；曹操要再圖進取，其勢並不容易；所以說經過這一戰，而南北分立的形勢以成。然而要說三分鼎足，還早呢，因為劉備的地盤太小了。俗話有借荊州之說，說荊州是孫權的，後來借給劉備，這話是胡說的。荊州怎得是孫權的？後漢的荊州，東境到江夏郡爲止，孫權直到赤壁之戰這一年，才打破黃祖，還沒有能據有其地，不過擄掠了些人民回去，做江夏太守的，依然是劉琦，怎能說荊州是孫權的呢？按照封建時代的習慣，「誰將實力據有土地，就算是誰的，可以父子相傳，除非你把實力來取。」如此，荊州該是劉琦的。所以赤壁戰後，劉備便表薦劉琦做荊州刺史。但是話雖這樣說，實際上能據有其地，還是要靠實力的。劉琦 荊州刺史的名義，孫權雖不便否認，然而南郡是周瑜打下來的，還會將兵退出交給劉琦麼？況且劉琦也不久就死了。事實上，當時長江從南郡以下，都給孫權的軍隊占據了。劉備則屯兵公安縣，向現在湖南境內發展，把些地方都打下來了。然而地方畢竟太小，而且湖南在漢時還未甚開發，是不够做一個地盤的。

大家都知道在諸葛亮未出茅廬時，就有所謂隆中之對，他的意思是（一）曹操不可與爭

鋒。(二)孫權可以聯合而不可以吞併。(三)只有荊州和益州是可以取爲地盤的。(四)如其取得了，到天下有事的時候，派一員上將，從襄陽出南陽一路以攻洛陽，而劉備自己帶著益州的兵，去攻關中，如此，就「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了。這一篇話，近來讀史的人因爲他和後來的事實太相像了，疑心他是假的。確實，三國時代所謂謀臣的話，靠不住的太多了。這一篇話，我倒以爲無甚可疑的。因爲這是當時的大勢如此，不容說諸葛亮見不到。但是荊州從襄陽以北的一部分，還在曹操手裏。沿江一帶的要地，又大半給孫權占去了。劉備在此時，只有覬覦著益州，然而益州是個天險之地，劉璋雖說無用，打進去也不容易。所以劉備在此時，還是局促不能發展。

孫權一方面，卻打什麼主意呢？其中才雄心狠的，第一個要推周瑜。他的第一條主意，是趁劉備到現在的鎮江去見孫權的時候，把他軟禁起來，而把關羽、張飛等分開了，使他們不能聯合，而在周瑜指揮之下，去和曹操作戰。他這條主意，利害是利害的了。然而劉備被軟禁之後，關羽、張飛等能否聽周瑜的調度，卻是一個大問題。軍隊是有系統的，尤其封建時代的武人，全是效忠於主將的，是個對人關係。只要看曹操極其厚待關羽，而關羽還要逃歸劉備，就可知道。呂布投奔劉備，劉備投奔曹操。在當時，劉備和曹操何難把他的敵人殺掉？不過因他們手下都是有人馬的，一者未免心存利用，二者殺掉了一個人，他手下的還是要和自己反對的，勦撫兩難，所以不得不敷衍隱忍罷了。儻使當時竟把劉備軟禁起來，關羽、張飛等怕不但不肯聽周瑜的指揮，還會和他爭鬥。

起來鬥而不勝，便降附曹操，圖報故主之讎，也是可能的。所以周瑜這條主意，太狠而不可行。他第二條主意，便是合孫權的堂房弟兄孫瑜去攻益州。攻取益州之後，留孫瑜守其地，而他自己回來和孫權共鎮襄陽，以圖北方。這條主意，卻比較穩健了，至多攻益州無成，損失些兵馬而已，所以孫權聽了他。周瑜就回江陵治兵，不想走到半路上病死了。孫權用魯肅代他，帶兵駐紮在陸口。這是建安十五年的事。周瑜是個極端鋒銳的人，魯肅卻穩重了，他是始終主張聯合劉備以抵禦曹操的，所以當他在任時，孫劉方面得以無事。孫權在這時候，又打了一條主意，派人去和劉備說：要和他共攻益州。劉備和手下的人商量，大家都說可以許他，攻下之後，孫權終不能跨過我們的地方，去據有益州。益州便是我們的了。有一個人，喚做殷觀，卻說：「我們合孫權去攻益州，一定要先行進兵。儘使益州打不進去，退回來，難保孫權一方面的人不截我們的後路，這是很危險的。不如贊成他攻益州，而說我們的地方都是新定，兵不能動，請你自己去打罷。」如此一來，劉備倒好截孫權的兵的後路了，孫權自然也不會上當，就終於沒有動兵。

在這種情勢之下，益州本來可以偷安，不料劉璋卻自己把劉備請進去了。你道是怎樣一回事？原來劉焉從占據益州以來，始終和本地的人民不甚相合。他曾殺州內的豪強十幾個人，以立威嚴。又招致了關中和南陽一帶流亡的人民數萬家，用其人爲兵，稱爲東州兵，不免要欺凌本地人，所以本地的小百姓也不歸附他。劉焉死後，他的兒子劉璋繼位，有一個將官喚做趙雲的，就舉

兵造反，幸而東州兵想到自己的地位，全是依靠劉璋的，替他出力死戰，總算把趙韙打平。然而這樣上下離心，到底不是一回事。外面沒有問題時，還可以苟安，有什麼變動就難了。建安十六年，曹操要去攻張魯，這個消息傳到益州，劉璋手下的張松，就對劉璋說：「漢中是巴蜀的門戶，儻使曹操占據了漢中，巴蜀就都危險了。而且蜀中諸將，像龐羲、李異等，都是靠不住的。劉備是你的同宗，善於用兵，又和曹操是冤家，不如招致他來，使他攻取張魯，如此，曹操就不足慮了。」劉璋頗以爲然，就派一個人名喚法正的，帶著四千名兵去迎接劉備。這時候，張魯本來不聽劉璋的命令。劉璋之意，大概以爲把漢中送給劉備，自己是不喫虧的，而劉備是不會投降曹操的，得他和自己把守北門，就可以不怕曹操了，原也不是沒有打算。然而天下沒有好人，劉備進了益州之後，能否聽自己的命令呢？這一層，劉璋卻沒有打算到。張松、法正等都是些傾危之士，不恤賣主求榮的，就勸劉備奪取益州。劉備聽了，正中下懷，便隨法正入川。劉璋自到涪縣，法正和他相見，添給他許多兵馬，還給了許多糧餉財帛，使他督率白水關的兵，北攻張魯。劉備此時，共有兵馬三萬，他卻不攻張魯，住在葭萌縣地方，大施恩惠，以收人心。當劉備和劉璋在涪縣相會時，張松、法正和劉備手下的龐統，都勸他就在會上襲取劉璋。這樣事出倉卒，川中的軍民如何會服呢？所以劉備不聽他們，曹操想西攻張魯，還沒有進兵，卻因此引起了韓遂、馬超等的反叛。曹操親自西征，雖然把他打破了，然而進攻張魯之事，卻亦因此而未能實行。到建安十七年十月，曹操又自己帶兵去攻孫權。劉備

就對劉璋說：孫權差人來求救，我和他本來是互相唇齒的，不得不去救。況且關羽正在和樂進相持，儻使不去救，關羽敗了，益州一方面也是要受到騷擾的。張魯是只會自守，不足爲慮的。請劉璋再借一萬名兵，和軍資器械，要東還。劉璋給了他四千名兵，其餘的東西都減半發給。這在劉備，不過是借端需索，原未必真個東還。張松聽得，卻發急了，寫封信給劉備，說大事垂成，何可捨之而去。張松的哥哥張肅，見他如此私通外敵，怕他連累於己，便把他舉發了。劉璋便收斬張松。發命令給各關的守將，叫他們不得再和劉備往來。劉備就借端裝作發怒，龐統替他出了三條計策：上策是陰選精兵，徑襲成都。中策是裝做真個要東行，待白水關守將楊懷、高翔來送行時，把他捉住，吞併其兵，再行進攻成都。下策是退還白帝城，<sup>①</sup>連合荊州的兵，再打主意。上策還是和在會所襲取劉璋一樣的，縱然解決了劉璋一個人，全川軍民不服，還是要發生問題。看似解決得快，其實並不是真快，甚而至於枝節更多；至於下策，則竟是把入川的機會放過了；所以劉備采用了他的中策。趁楊懷、高翔來見，把他們拘留起來，劉備進了白水關，把關中的兵都收編了，而將其家屬留作質當，進據涪縣。劉璋派兵抵禦，都非敗即降。劉備進圍雒縣，<sup>②</sup>這雒縣是劉璋的兒子劉循守的，到底利害切身，守了一年，直到建安十九年夏天才破。劉備就進攻成都。劉璋自知無力抵禦，守了幾十天，就投降了。於是劉備取得了益州，諸葛亮中的計畫，達到了一半。

建安十七、十八兩年，劉備和劉璋爭持，馬超也仍在關中反叛，所以曹操一方面進攻張魯之

事，始終未能實現。曹操這時候，是留夏侯淵在關中作戰的。到建安十九年，劉備攻破了成都，夏侯淵也徹底剷除了馬超，而且連涼州都打平了。到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就又進攻張魯。這時候，孫權也派人去向劉備索取荊州。荊州該屬於孫權的理由，是沒有的。孫權的討取，大概是像近代各軍隊一般，向人要求多讓些防地給自己罷了。劉備當時大概也藉口於軍隊的給養還是不夠，就說等我得到涼州，再把荊州給你。孫權大怒，使呂蒙進占現在的湖南的東部。劉備入川時，諸葛亮等一大班人本來都留在荊州的。後來劉備和劉璋翻臉，諸葛亮、張飛、趙雲等，也沿著長江，打進四川，只留關羽一個人在荊州了。這時候，關羽也帶兵到了現在湖南的益陽，劉備則統兵五萬，從公安而下，打算和孫權方面爭執一番。旋聽得曹操攻漢中，乃和孫權平和解決，把荊州東西畫分，從江夏向南屬孫權，從南郡向南屬劉備。劉備一方面，派關羽駐紮在江陵。孫權一方面，仍派魯肅駐紮在陸口。江陵本是周瑜的防地，此時卻正式屬於劉備。所以這一個分畫，劉備是占了些便宜的。劉備急急回川，聽說張魯已給曹操打敗了，逃向巴中來，疾忙派人去迎接。誰知張魯已經投降曹操了。曹操此時，仍留夏侯淵在漢中，派張郃幫助他。張郃使進犯巴中。儻使巴中失守，西川和荊州的交通，豈不被曹操截斷？幸得張飛把張郃打敗，退回漢中。建安二十二年，魯肅死了，孫權派呂蒙繼任。呂蒙的性質，是和周瑜相像的。他主張派一枝兵駐紮江陵，一枝兵進駐白帝，再派一枝兵沿江游弋，作為應援，而自己則進據襄陽。如此，自然非奪取荊州不可。孫權又和他商量，到底是奪取

荊州的好，還是奪取徐州的好？他說：「徐州不難奪取，但其地係平原，利於馬隊，非用七八萬兵不能守，不如奪取荊州，全據長江，在軍隊的長技上，是利於南而不利於北的。」孫權很以為然。於是孫權一方面奪取荊州的計畫已定，只是待時而動，而劉備一方面卻沒有知道。建安二十三年，劉備聽了法正的話，進兵漢中。曹操也親自西征，到了長安。二十四年，劉備在沔縣東南的定軍山，把夏侯淵擊斬。曹操親自進兵，劉備收兵守住險要，始終不和他交鋒。曹操無可如何，五月裏，只得退兵。於是劉備又據有漢中，非常得意了。然而荊州方面，卻就要有失意之事。原來這時候，曹操方面在荊州和關羽相持的是曹仁，屯兵樊城。建安二十三年十月，南陽守將侯音叛降關羽，曹仁回兵將他攻圍，到二十四年正月裏，把南陽攻破，侯音殺掉了，而關羽亦於這一年進兵攻圍樊城。七月裏，曹操派于禁去助曹仁。八月，漢江水漲，于禁為關羽所禽。這時候，曹操一方面兵勢頗為喫緊，大約因一部分兵還在關中，再調救兵，倉猝不易齊集，而且不免騷擾之故。我們試看當時曹操再派去救曹仁的徐晃，就是從關中調出來的。可知此時北方無憂可乘，那裏就能實行諸葛亮隆中之對，荆益兩州同時並舉，劉備使關羽出兵，大概意思還是重在關中方面，使他牽制曹操的兵力的。曹操的兵既已從漢中退出，進兵的目的可謂業已達到，即使曹操方面不再多派救兵來，孫權方面不因此而議其後，而頓兵堅城之下，也是兵家所忌，所以關羽這時候，究竟應該退兵，還是該決意攻取樊城？也是要斟酌的，而關羽執意不回，且因孫權方面更換守將，而把後方的兵調赴前線，



就不能不說他勇敢有餘，謹慎不足了。孫權一方面，既然決意奪取荊州，這時候自然是一個好機會。於是呂蒙密啓孫權，說關羽還留著好些兵在後方，大約是防我的。我時常多病，請詐稱有病，回建業調養，等他放心些，好把後方的兵調赴前敵。孫權應允了他，呂蒙就回見孫權，保舉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請用他做自己的後任。孫權也聽了他。陸遜到任之後，寫了一封信給關羽，辭氣之間極其謙下。關羽果然放下了心，把後方的兵逐漸調赴前線。孫權乃親自西行，派呂蒙做前鋒，去襲取荊州。呂蒙到了九江，把精兵都伏在船裏，裝作商船的樣子西上。走過江邊，關羽設有斥候隊的地方，都把他網捉了。所以孫權的兵西上，荊州不能早得消息。然而儻使關羽的後方沒人叛變，總還有些抵抗力的。而守江陵的麋芳，守公安的士仁，又都和關羽不和，聽見孫權的兵來，都投降了。於是關羽只得退兵。呂蒙既進江陵，約束軍士，絲毫不得侵犯人民。對於跟隨關羽出征的人的家屬，尤其保護得周到。關羽的軍心，就因此而亂，逐漸散去。關羽走到當陽東南的麥城，孫權派人去招降他，關羽詐稱投降，帶著十幾個人逃走，被孫權伏兵所殺。關羽這個人，本領是有些本領的，我們不能因他失敗而看輕他。何以見得他有本領呢？（一）者，你留心把三國志看，自劉備用兵以來，不分兵則已，儻使分兵，總是自己帶一枝，關羽帶一枝的，可見他有獨當一面的才略。（二）則劉備從樊城逃向江陵時，是使關羽另帶一枝水軍到江陵去的，後來和劉備在夏口相會。北方人是不善水戰的，赤壁之戰，曹操尚以此致敗，而關羽一到荊州就能帶

水軍，亦可見其確有本領。至其在下邳投降曹操後，曹操待他甚厚，而他還是不忘故主，卻又不肯孤負曹操的厚意，一定要立些軍功，報答了曹操然後去，也確有封建時代武士的氣概。後人崇拜他固然過分，我們也不能把他一筆抹殺了的。可是他的久圍樊城，在軍路上終不能無遺憾；而三國志說他「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糜芳、士仁之叛，未必不由於此，也是他的一個弱點。

關羽的敗，是劉備方面的一個致命傷。因為失去荆州，就只賸得從益州攻關中的一路，而沒有從荆州向南陽攻洛陽的一路了。從漢中向關中，道路是艱難的；魏國防守之力，亦得以專於一面；後來諸葛亮的屢出而無成，未必不由於此。所以說這是劉備方面的致命傷。這件事情，如其就事論事，關羽的剛愎而貪功，似應負其全責。如其通觀前後，則劉備的急於并吞劉璋，實在是失敗的遠因。儻使劉備老實一些，竟替劉璋出一把力，北攻張魯，這是易如反掌可以攻下的。張魯既下，而馬超、韓遂等還未全敗，彼此聯合，以擾關中，曹操倒難於對付了。劉備心計太工，不肯北攻張魯，而要反噬劉璋，以至替曹操騰出了平定關中和涼州的時間，而且仍給以削平張魯的機會。後來雖因曹操方面實力亦不充足，仍能進取漢中，然本可聯合涼州諸將，其擾關中的，卻變做獨當大敵。於是不得不令關羽出兵以爲牽制，而荆州喪失的禍根，就潛伏於此了。不但如此，劉備猊亭之敗，其禍機實亦潛伏於此時。爲什麼呢？伐吳之役，演義上說劉備和關羽、張飛是結義兄弟，他的出兵，是要替義弟報讎，這固然是笑話，讀史的人說他是忿兵，也未必是真的，因爲能做一番事業

的人意志必較堅定，理智必較細密，斷不會輕易動於感情。況且感情必是動於當時的，時間稍久，感情就漸漸衰退，理智就漸漸清醒了。關羽敗於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的征吳，是在章武元年七月，章武元年就是建安二十六年，距離關羽的失敗已經一年半了，還有輕動於感情之理麼？然則劉備到底爲什麼要去征吳呢？我說：這個理由是和呂蒙不主張取徐州而主張取荊州一樣的。大約自揣兵力，取中原不足，而取荊州則自以爲有餘。當時趙雲勸他，說國賊是曹丕，不是孫權，伐吳之後，兵連禍結，必非一時能解，就沒有餘力再圖北方了。這句話，劉備是不以爲然的，所以不肯聽他。而他的不以爲然，並不是甘心兵連禍結，和吳人曠日持久，而是自以爲厚集其力，可一舉而奪取荊州。殊不知吳蜀的兵力，本在伯仲之間，荊州既失，斷無如此容易恢復之理。曠日持久，就轉招致猊亭的大敗了。然其禍根，亦因急於要取益州，以致對於荊州不能兼顧之故。所以心計過工，有時也會成爲失敗的原因的，真個閱歷多的人，倒覺得凡事還是少用機謀，依著正義而行的好了。

① 在湖北襄陽縣西，據說是諸葛亮隱居之處。

② 孫靜的兒子。孫靜是孫堅最小的兄弟。

③ 現在的陸溪口，在湖北宜魚縣西南。

④ 今四川綿陽縣。

⑤ 在四川昭化縣西北。

⑥ 在昭化縣東南。

⑦ 在四川奉節縣東北。

⑧ 今四川廣漢縣。

⑨ 漢朝的巴郡，治今四川江北縣。劉璋分置巴東、巴西兩郡。巴東治今奉節縣，巴西治今閬中縣。  
⑩ 三國志孫權呂蒙傳和楊戲季漢輔臣贊都止作士仁，惟關羽傳作傅士仁，傅怕是衍字。

## 十三 替魏武帝辨誣

我現在，要替一位絕代的英雄辨誣了，這英雄是誰？便是魏武帝。

現在舉世都說魏武帝是好臣，這話不知從何而來？固然，這是受演義的影響，然而演義亦必有所本。演義的前身是說書，說書的人是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見解的，總不過迎合社會的心理；而且一種見解，不是和大多數人的心理相合，也決不會流行到如此之廣的；所以對於魏武帝的不正當的批評，我們只能認為社會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認識英雄。

魏武帝的爲人，到底是怎樣的呢？這只要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日他所發的令，便可知道。這一道令，是載在魏武故事上面，而見於現在的三國志注裏的。他的大要如左：

魏武帝是二十歲被舉爲孝廉的。他說：「我在這時候，因爲我本不是什麼有名聲的人，怕給當世的人看輕了，所以希望做一個好郡守。」的確，他後來做濟南相，是很有政績的，但因得罪了宦官，又被豪強所怨恨，怕因此招致「家禍」，就託病辭職了。

辭職的時候，他年約三十歲。他說：「和我同舉孝廉的人，有年已五十的，看來也不算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也不過和他一樣，又何妨暫時隱居呢？」於是他就回到他的本鄉譙縣，在城東

五十里，造了一所精舍，●想要秋夏讀書，冬春射獵，以待時之清。這可見得他的志趣，很為高尚，並不是什麼熱中於富貴利達的人；而他在隱居之時，還注意於文武兼修，又可見得他是個有志之士。

後來他被徵為都尉，又升遷做典軍校尉，這是武職了。他說：「我在這時候，又希望替國家立功，將來在墓道上立一塊碑，題為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

不想朝政昏亂，並不能給他以立功的機會，而且還釀成了董卓之亂。他在這時候，就興起義兵，去討伐董卓。他說：「我要合兵，是能夠多得的，然而我不願意多，因為怕兵多意盛，和強敵爭衡，反而成為禍始。所以和董卓打仗時，兵不過數千；後來到揚州募兵，也以三千為限。」

後來在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這是他生平做大事業之始。他又敘述他破平袁術、袁紹、劉表的經過，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句話，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實話。

下文，他就說：「人家見我兵勢強盛，又向來不信天命，●或者疑心我有篡漢的意思，這是我耿耿於心的。從前齊桓公、晉文公所以為後人所稱道，就因為他兵勢強盛，還能夠事奉周朝之故。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還能夠事奉殷朝，孔子稱他為至德，我難道不想學他麼？」他又引兩段故事：一段是戰國時的樂毅，當戰國時，燕國曾為齊國所滅，後來總算復國。這時候的

燕王，謫法喚做昭王。他立意要報讎，任用樂毅，打破了齊國，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齊國只賸得兩個城，眼見得滅亡在即了。樂毅因為要齊國人心服，不肯急攻。不想燕昭王死了，他的兒子燕惠王即位，素來和樂毅不睦，便派人去替代他。這時候，樂毅如回到燕國去，是必然要受禍的。樂毅就逃到趙國。樂毅去後，軍心忿怒，齊國的名將田單，就趁此將燕兵打敗，把齊國恢復過來了。後來趙王要和樂毅謀算燕國，樂毅伏在地上，垂著眼淚道：「我事奉燕昭王，和事奉大王是一樣的。我如其在趙國得罪，逃到別國去，我是終身不敢謀算趙國的奴隸的，何況燕昭王的子孫呢？」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事。蒙恬的祖父，喚做蒙鶖，父親喚做蒙武，都是秦國的軍官。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長城，帶著兵，在現在陝西的北部防匈奴的。秦始皇死後，兒子二世皇帝即位，要殺掉蒙恬。蒙恬說：「從我的祖父到我，在秦朝算做可以信託的臣子三代了。我現在帶兵三十多萬，論起我的勢力來，是足以造反的。然而我寧死而不肯造反，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兩者也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蒙恬就自殺了。魏武帝引此兩段故事，說：「我每讀到這兩種書，未嘗不愴然流涕。從我的祖以至於我，受漢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再加上我的兒子，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漢呢？我這些話，不但對諸位說，還對我的妻妾說。」我又對他們說：我死之後，你們都該再嫁，想他們傳述我的心事，使人家都知道。雖然如此，要我放下兵權，回到武平國去，卻不是勢所不能的。一者怕離了兵權，被人謀害，要替自己的子孫打算；再者，我如其失敗，國

家也有危險的；所以我不能慕虛名而受實禍。從前朝廷封我三個兒子做侯，我都力辭不受，現在倒又想受了。並不是還要以此爲榮，不過要自己的兒子多建立幾個國家在外，爲萬安之計罷了。」

令文所說，大略是這樣。西洋的學者說：「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爲政治本來是社會上有了矛盾然後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對付的，全是些貪婪、強橫、狡詐的人，毫無手段是不行的。一個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時代大局安危之所繫。因爲政治總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的，這雖然不必是戰爭，其性質實和戰爭無異。政治上的首領，就和軍中的主將一般，失掉了他，陳容是會散亂，甚而至於要崩潰的。所以一個政治上的首領，往往是敵方危害的對象。魏武帝說：「我失敗了，國家也要有危險。」這句話，是不能不承認其有真實性的。有人說：既然如此，所謂政治，總不過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罷了，和不參加政治鬥爭的人，根本沒有關係，又何必去幫這一方面壓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鬥爭，雖非人人所能直接參加，政治的好壞，是人人要受其影響的，並不能置諸不管。而各個人，只要能明於政治的好壞，也並不要丟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對於當時的政治家，或者幫助，或者制裁，就很可能決定他們的勝負了。因爲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實在是用社會的力量做基礎，而多數人合計起來，其力量是非常偉大的。政治固然是兩個階級的鬥爭，然在一定時期內，總必有一個階級，是代表國利



民福的，我們於此，就不可漫無別白了。政治上的鬥爭，既然和軍隊作戰一般，則不但對於敵黨的手段，有時是不得不然，即對於本黨，亦是如此，因為要整頓陳容，就不能不把有害於團結的人除去，這正和軍隊裏要講軍紀一樣。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能問其根本上的主義如何，並不能摭拾著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簡單淺短的眼光去評論。譬如魏武帝的殺伏皇后，就是一個例子。這件事，在建安十九年，據三國志說，是伏皇后曾寫信給他的父親伏完，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怨恨魏武帝，話說得很醜惡，這時候，這封信發覺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殺掉。這句話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業的人，總是有人說好，有人說壞的，根本上沒法子使個個人都說好，所以做大事業的人，總是把毀譽置諸度外的。魏武帝難道是怕人家謗毀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說他的壞話，就要發怒而殺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才够？所以當時的伏皇后，必是另有什麼政治上的陰謀的，斷不會因一封信罵魏武帝而被殺。至於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而怨恨魏武帝，則董承並不是公忠可靠的人，我在第九節裏業經說過了。三國志注引曹瞞傳說：魏武帝派華歆帶兵進宮去收捕伏皇后，皇后關了門，躲在牆壁裏。華歆打壞了門，把牆壁也毀掉，將皇后牽了出來。這時候，獻帝正和御史大夫郗慮同坐。皇后走過他的面前，握著他的手道：「你不能救活我了麼？」獻帝說：「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對郗慮說：「郗公！天下有這樣的事麼？」這些話，一望而知其是附會之談，做後漢書的人，卻把他采入伏皇后本紀裏。於是後來的人，以為他見在正史

上，一定是可靠的，編纂歷史的人，也都採取他，就成爲衆所共信的事了。曹瞞傳又說：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幾百個人。其實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離這時候已有五年了。卽此一端，亦見得曹瞞傳的不足信。所以我說伏皇后的被殺，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陰謀的，不過其真相不傳於後罷了。假定伏皇后的被殺，是別有陰謀，則魏武帝一身，既然關係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爲大局之故而將他撲滅。這正和帶兵的不能因軍中有一羣人反對他而卽去職，或自殺，置軍隊的安危於不顧一樣。老實說：立君本來是爲民的。如其本來的君主，因種種原因不能保護國家和人民，而另有一個能够如此，則廢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錯，而且是合理的，因爲這正是合於大多數人的幸福的呀！然而魏武帝當日，還始終不肯廢漢自立，這又可見得他濡染於封建時代的道德很深，他對於漢朝，已經是過當的了。

後人誣枉魏武帝要篡漢的，是因爲下列這幾件不正確的記載。其（一）三國志荀彧傳說：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說魏武帝應該進爵爲公，把這件事情和荀彧商量，荀彧說：「魏武帝本來是興起義兵，以匡輔漢朝的，不宜如此。」魏武帝因此心不能平，荀彧就憂愁而死。荀彧死的明年，就是建安十八年，魏武帝就進爵爲魏公了。這話也明是附會。魏武帝真要篡漢，怕荀彧什麼？況且進爵爲魏公，和篡漢有什麼關係？他後來不還進爵爲魏王麼？其（二）是建安二十四年，孫權要襲取荊州，三國志注引魏略說：他上書稱臣，而且稱說天命，說魏武帝該做皇帝。魏武帝把信給大家看，說

「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踞是放肆的行爲。魏武帝比孫權，自然輩行在先，所以稱他爲是兒，就是說這個小孩子。爐火上是危險之處。他說：「這個小孩子，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險之處，這明明是不肯做皇帝的意思。」三國志注又引魏氏春秋說：夏侯惇對魏武帝說：「從古以來，能够爲民除害，爲人民所歸向的，就是人民之主。您的功勞和德行都很大，該做皇帝，又有什麼疑心呢？」魏武帝說：「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這正和他建安十五年的令引齊桓公、晉文公、周文王來比喻自己是一樣，正見得他不肯篡漢。後來讀史的人，反說他是開示他的兒子，使他篡漢，豈非夢囈？篡漢本來算不得什麼罪名，前文業經說過了。然而始終執守臣節，不肯篡漢，卻不能不說是一種道德。因爲不論那一種社會，總有一種道德條件，規定了各人所當守的分位的。這種條件合理與否，是一件事，人能遵守這條件與否，又是一件事。不論道德條件如何陳舊，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總是富於社會性的。所以遵守舊道德條件的人，我們只能說他知識不足，不能說他這個人不好。因爲道德的本質，總是一樣的呀！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節，我們看他已亥令之所言，勤懇懇，至於如此，就可見得他社會性的深厚了。

魏武帝的已亥令，還有可注意的兩端：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這正和後世的軍閥，務求擴充軍隊，以增長自己權力的相反。分裂時代的爭鬥，其禍源都是如此造成的。其（二）他老老實實說：我現在不能離開兵權，怕因此而受禍，不得不爲子孫之計。又老老實實承認：想使

三個兒子受封，以爲外援。這是歷來的英雄，從沒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說話能够坦白。遮遮掩掩，修飾得自己一無弊病的人，他的話就不可盡信了。現代的大人物，做自傳的多了，我們正該用這種眼光去判別他。三國志郭嘉傳說：嘉死之後，魏武帝去弔喪，異常哀痛。對荀攸等說：「你們諸位的年紀，都和我差不多，只有郭奉孝最小。我想天下平定之後，把事情交託給他，想不到他中年就死了。這真是命呀！」可見得他的本意，在於功成身退，後來不得抽身，實非初意。至於說他想做皇帝，或者想他的兒子做皇帝，那更是子虛烏有之談了。人生在世，除掉極庸碌之輩，總有一個志願。志願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樂。志願而做不到，看似失敗，然而自己的心力，業經盡了，也覺得無所愧怍，這也是快樂。志願是各人不同的，似乎很難比較。然而其人物愈大，則其志願愈大，其志願愈大，則其爲人的成分愈多，而自爲的成分愈少，則是一定不移的。那有蓋世英雄，他的志願，只爲自己爲子孫的道理？說這種話的人，正見得他自己是個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了。

封建時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體國的文臣，捨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這兩種美德，魏武帝和諸葛武侯，都是全備了的。他們都是文武全才。兩漢之世，正是封建主義的尾聲，得這兩位大人物以結束封建時代，真是封建時代的光榮了。

●精舍是比較講究的屋子。漢時讀書的人，往往是住在精舍裏的。

●這是說做皇帝全憑本領、勢力。

③魏武帝的妻，自然不會再嫁的，下文的話，實在是專對姜說的；不過一個字有時候不能成功一個詞，就往往連用一個不相干的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當他沒有的，不過取這一個音，以足成語調罷了。這一個例子，在古書中很多，古人謂之「足句」；足字也寫做挾字。如易經上「潤之以風雨」，雨可以潤物，風是只會使物乾燥的，這風字就等於有音而無義。就是其一個例子。

④武平是漢朝的縣，就是現在河南的鹿邑縣。

## 十四 從曹操到司馬懿

在晉朝五胡亂華的時候，有一個胡人，喚做石勒，據歷史上記載，他有這樣一段事情。有一次，他喝酒喝的醉了，對一個人喚做徐光的說道：「我可同前代那一位開基的皇帝相比？」徐光恭維他道：「你比漢高祖、魏武帝都強。只有古代的軒轅皇帝，可以和你相比。」石勒笑道：「人豈不自知？你的話過分了。我如其遇見漢高祖，要北面而事之，和韓信、彭越爭先。如其遇見後漢光武帝，該和他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這一段話，是否真實，還未可知，就算是他說的，也不過是酒後狂言，毫無價值。後來讀史的人，卻把他看作名言，有許多人喜歡引用，因此就有許多人，把魏武帝和司馬懿，看做一流人物，這真是笑話了，魏武帝何嘗有欺人孤兒寡婦之事來？

從魏武帝到司馬懿可以說是中國的政局，亦可以說是中國的社會風氣一個升降之會。從此以後，封建的道德，就漸滅以盡，只賸些狡詐凶橫的武人得勢了。

魏武帝死的一年，他的兒子魏文帝，就篡漢自立了。明年，劉備也在四川自稱皇帝。這時候，只有孫權還稱爲吳王，到魏文帝篡漢後的十年，纔自稱皇帝，然而在實際上，東吳亦是久經獨立的。

了，天下就分做三國。

翻開讀史地圖看起來，東吳的地方，也並不算小。他有現今江蘇、安徽、湖北三省沿江的地方，又有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各省，較之曹魏盡有黃河流域，和湖北、安徽、江蘇的漢淮二水流域的，並差不了許多。但是當時，南方開化的程度，還不及北方，人力財力都非北方之比，面積雖相差不多，實力卻差得遠了。至於蜀漢，只有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其中又只有四川是個天府之國，戶口比較衆多，財力比較雄厚，就更相差得遠了。

魏朝據有這樣好的地盤，論理，吳蜀二國，應該兢兢自守，還不容易。然而三國時代，也延長到六十年之久。這一因吳有長江之險，蜀係山嶺之區，北方的人，不善水戰，要攻入山嶺之區，也不容易；一亦因魏國的內部還有問題。

魏文帝篡漢後七年而死。他的兒子曹叡即位，這便是魏明帝。魏明帝是很荒淫奢侈的，魏朝的基業就壞在他手裏。他在位共十三年。死的時候，魏朝開國剛剛是二十年。魏朝的政局就在這時候起了一個變化。又經過十年，而政權全入於司馬懿之手，離魏朝的篡漢，剛好是三十年。

當曹叡做魏王的時候，設立了一個祕書令。魏文帝篡位之後，將祕書改稱中書，設置了監、令兩個官，用劉放做中書監，孫資做中書令。在文帝、明帝之世，足足做了二十年。這是幫助皇帝處理一切文書的官，地位很重要的。自然他們兩個人都有相當的權力。人的脾氣，有了權力總是不肯

輕易放棄的。魏明帝雖繼承文帝，任用劉放、孫資，又另有幾隻小耳朵，像秦朗等一班人都是。明帝病重了，有權的人各想樹立自己的黨羽。明帝有兩個兒子：大的封爲齊王，喚做芳，小的封爲秦王，喚做詢。據三國志說，這兩個都是明帝的養子，其真相竟如何，我們也無從知道了。明帝病危時，齊王立爲皇太子。還只有八歲，自然不會管事的，秦朗便保舉魏武帝的兒子燕王 宇輔政。劉放、孫資卻保舉了曹爽和司馬懿。曹爽是曹真的兒子，曹真是魏武帝族中的姪輩，曹爽便是魏武帝同族的姪孫兒了。司馬懿本是文官，在明帝手裏才漸漸的帶起兵來。此時他正削平了遼東回來。明帝病危時，自己做不得主，據說是劉放、孫資兩個人強挾著他發命令的，把燕王、秦朗等都免官，而用曹爽和司馬懿輔政。

燕王是個無用的人，罷免之後，也就完了。此後十年之中，就變做曹爽和司馬懿的爭奪。其初政權在曹爽手裏。司馬懿本來是太尉，曹爽等卻把他轉作太傅，表面上是尊重他，算他皇帝的師傅，實際上卻奪掉他的兵權。司馬懿便詐病，睡在家裏不出來。到齊王即位後十年，曹爽跟隨著他出去謁陵，司馬懿卻突然起來，運動了京城裏的軍隊，把城門關起來，要免掉曹爽的官，勒令他以侯還第。大司農桓範，是曹爽的一黨，便詐傳太后的命令，賺開了城門，逃到曹爽處。魏朝是建都在洛陽的，桓範、蔣曹爽把齊王搬到許昌，調外面的兵來，和司馬懿作戰。大司農是當時管財政的官，所以桓範說：「大司農的印在我手裏，糧餉是沒有問題的。」曹爽卻不肯聽，接受了司馬懿的條



件，免官還第。司馬懿卻說黃門張當，曾將選擇的才人，給與曹爽，怕他還有別種情弊，便將張當捉來拷問。張當承認了和曹爽圖謀造反。於是把曹爽、桓範、張當和曹爽的許多黨羽都殺掉。這一件事情的真相，我們現在無從知之。所可猜測的，則司馬懿臥病十年，忽然而起，京城裏的軍隊，就會聽他調度，可見他平時必和軍隊豫有勾結。曹爽在名義上是大將軍，軍隊都應服從他的命令的；他的兄弟曹芳是中領軍，曹訓是武衛將軍，亦都是兵權在手的人；一旦有事，軍隊反而都爲敵人所用，他們的爲人，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曹爽所用的，都是當時的名士。據三國志零頭碎角的材料看起來，他們是頗有意於改良政事，釐定制度的，實可稱之爲文治派。文治派對於軍隊，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要利用軍隊，自亦不如武人的靈活。曹爽和司馬懿成敗的關鍵，大概在此。從此以後，魏朝就文治派沒落，只賸武人得勢了。

在魏明帝時候，司馬懿就帶了軍隊，在關中方面和諸葛亮作戰的，所以西方的軍隊，對他沒有問題。東方的軍隊，就不服他了。齊王十二年，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陰謀反對他，事機不密，爲司馬懿所知，出其不意的去攻擊他。王凌措手不及，只得出迎。司馬懿把他送回洛陽，王凌在路上服毒自殺。這一年，司馬懿死了，他的兒子司馬師繼居其任。到齊王的十五年，中書令李豐，皇后的父親張緝，又密謀廢掉司馬師，用曹爽的姑表弟夏侯玄代他。又因事機洩漏，都給司馬師所殺。司馬師就廢掉齊王，而立了魏文帝的曾孫高貴鄉公髦。明年，揚州都督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

聲討司馬師。司馬師自發大兵，和他相持。因兵力不敵，毋丘儉敗逃，死在路上。文欽逃到吳國。這一次戰事初起，司馬師新割了眼上的一個瘤，創痛正甚，因為關係重大，不得已勉強自己帶兵出去。戰勝之後，回到許昌就死了。他的兄弟司馬昭繼居其位。再過了兩年，揚州刺史諸葛誕又起兵討伐司馬昭。這一次，諸葛誕知道司馬昭的兵力是不容易力戰取勝的，所以連結東吳，取著一個守勢。東吳發了兵和文欽一起去幫助他，又另行發兵以為救應。攻者不足，守者有餘。況且還有了外援，儻使不能撲滅他，倒也是一個大患。司馬昭乃又費了極大的兵力，把他圍困起來。又分兵堵住了吳國的救兵。靠著兵力的雄厚，居然把諸葛誕和文欽又打平。從此以後，魏國的武人，就再沒有人能和司馬氏反對了。五年之後，高貴鄉公自己帶著手下的衛兵去攻擊司馬昭。那自然是以卵擊石，萬無倖幸之理。其結果，高貴鄉公給司馬昭手下一個人喚做成濟的刺死。司馬昭另立了燕王的兒子陳留王奐，自然是有名無實的了。於是司馬昭要想篡位，當然先要立些功勞，蜀漢就因此滅亡。然而司馬昭也沒來得及做皇帝，篡位自立，是他兒子司馬炎就是晉武帝手裏的事了。

晉書宣帝紀說：晉朝的明帝，曾經問王導：晉朝是怎樣得天下的。王導乃歷述司馬懿的事，情，和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之事。明帝羞得把臉伏在牀上道：「照你的話，晉朝的基業那得長久。」可見司馬懿的深謀祕計，還有許多後來人不知道的，王導離魏末時代近，所以所知的較多了。而

且他很爲暴虐，他的政敵被殺的，都是夷及三族，連已經出嫁的女兒，亦不得免。所以做晉書的人也說他猜忌殘忍。他一生用盡了深刻的心計，暴虐的手段，全是爲一個人的地位起見，絲毫沒有魏武帝那種匡扶漢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封建時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犧牲。己以利天下，司馬懿卻件件和他相反。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也都是這一路人。這一種人成功，封建時代的道德就漸滅以盡了。然而專靠鬥力，究竟是不行的。互相爭鬥的結果，到底是運用陰謀的人易於得勝。所以封建主義的腐敗和衰亡，也可以說是封建主義本身的弱點。

◎俗語，謂暗中使人偵察他人，或愛聽他人的這類報告。

◎皇帝的妾的稱號。

◎宣帝即司馬懿。

## 十五 替魏延辨誣

三國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來用不著我來講。我現在所要講的，只是向來大家弄錯之處，我想要來矯正矯正而已。既然如此，我就還要想替一個人辯誣，那就是魏延。

魏延本來是以部曲隨先主入蜀的。因屢有戰功，升遷到牙門將軍。先主既得漢中之後，還治成都，要拔擢出一個人來鎮守漢中，當時大家都以為要用張飛，張飛也以此自許，而先主竟破格擢用了魏延。關羽、張飛是先主手下資格最老的兩員猛將，當時敵國的人亦都稱他為萬人敵的。先主從起兵以來，不分兵則已，要分兵，關羽總是獨當一面的，第十二回中業經講過了。此時關羽正在鎮守荊州，再要找一個獨當一面的人，以資格論，自然是張飛了。再次之則趙雲，隨先主亦頗久。爭漢中之時，趙雲亦臥有戰功，先主稱他「一身都是膽」的。然而這時候要鎮守漢中，先主卻破格擢用了魏延，這就可見得魏延的才略。關羽、張飛都是長於戰鬥的，關羽攻曹仁，雖然終於失敗，乃因受了孫曹兩面的夾攻，而外無救援之故。當時那種凌厲無前的氣概，使曹操方面十分喫緊，那也不是容易的罷。當曹操平張魯之後，張郃的兵，業已攻入巴中，使巴中而竟為曹兵所占據，強敵即逼近西川，蜀漢的形勢，此時實亦萬分喫緊，而張飛竟能够把張郃打退，這一場功勞，

也不能算小罷。然則在蒞時，關羽、張飛所以威名播於敵國，易世之後，還有人稱道弗衰，也不是偶然的。然而先主對於鎮守漢中之任，竟不用張飛而用魏延，則魏延的將略，似乎還在關張之上。大概關張的將才，是偏於戰鬥，而魏延則要長於謀略些罷。然則鎮守荆州的假使是魏延，或者不如關羽之以過剛而折，而半個荆州，也就不至於失陷了。這雖然是揣測之辭，似乎也有可能。

魏延的謀略，從一件事情上可以見得。據三國志注引魏略說：諸葛亮出兵伐魏時，和手下的人謀議。魏延獻計說：「魏國的安西將軍關中都督夏侯楙，是曹操的小女婿，既無智謀，又無勇氣。你只要給我精兵五千，直指長安，他聽得我去，一定要逃走的。他走後，長安就只贖些文官了。魏國東方的救兵要合攏來，還得二十多日，你的大兵也好到了。如此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了。」案諸葛亮第一次伐魏，在魏明帝太和二年。這一次，魏國見蜀國久不出兵，以為他無力北伐，毫無豫備。所以諸葛亮出兵，甚為得手。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都望風迎降。只因馬謖失機，以致前功盡棄。以後出兵，雖然累戰克捷，然魏國亦已有了豫備，要大得志就難了。所以太和二年這一役，亦是魏蜀強弱的一個關鍵。據三國志夏侯惇傳注引魏略，夏侯楙免去安西將軍關中都督之職，就是在這一年的，然則魏延的獻計，亦就是這一年的事。儻使諸葛亮採用魏延之計，則魏延做了先鋒。馬謖亦是奇才，我們不能以成敗論人，但謀略雖好，戰鬥的經驗或者要缺乏些，所以不免有失。用魏延則無此弊，然則使諸葛亮採用魏延之計，看似冒險，或者轉無馬謖的失著，亦未可知。所以諸葛亮

不用魏延之計，實在是可惜的，而魏延的將略，亦就因此可見了。

然諸葛亮雖不用魏延之計，而其軍隊精練，一切都依著法度，亦自有其不可及之處。他第一次雖然失敗，以後又屢次出兵。魏朝嘗派司馬懿去抵禦他。司馬懿的用兵，亦有相當能力。他生平除掉和諸葛亮對壘之外，也總是勝利的。獨至對於諸葛亮，則僅僅乎足以自守。這句話，是見在三國志諸葛亮傳注所引吳人張儼所著的默記裏面。第三國人的話，比較要公平些。於此可見三國志裏載諸葛亮伐魏之事，總不勝利；晉書本紀裏更說他每戰輒敗；只因三國志爲晉人所著，晉書所根據的，也是晉朝人的史料，不足憑信罷了。諸葛亮每次出兵，都因糧運不繼，不能持久，乃製造了木牛流馬以運糧，又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蜀漢後主的十一年，即魏明帝的八年，他屯田的兵，已經雜居渭水沿岸，逼近長安了。不幸患病身死，從此以後，蜀漢就更無力進取中原了。這固然不僅是軍事一方面的問題，然而當時蜀漢的軍隊，起了內訌，以致魏延身死，亦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

據三國志說：諸葛亮病危的時候，和楊儀、費禕、姜維三個人密定了退兵的計畫。這一次出兵，魏延本來是先鋒，這時候卻將他改作斷後，而令姜維次之。魏延如不聽命令，大軍就逕行開拔。諸葛亮死後，楊儀祕不發喪，派費禕去探問魏延的意思。魏延說：「丞相雖死，我自活著在這裏。相府裏親近的人和官屬，自可將護他的棺柩回去安葬，我自當帶兵擊賊。如何因一個人死，廢掉天下

的大事呢？況且魏延是什麼人，要聽楊儀的命令，替他做斷後將！就和費禕同擬一個計畫，那一部分的兵該退回去，那一部分的兵該留下來，要費禕和他連名，把這命令傳給各將領。費禕騙他道：「楊儀是文官，不會部署軍事，他決不會違反你的意思的，不如讓我回去，再和他商量商量。」就騎著馬快跑而去。費禕去後，魏延懊悔不該放他，再派人去追，已經來不及了。魏延派人去探看，楊儀等已經整軍待發，打算把魏延一枝兵留下來。魏延大怒，趁他們沒有動兵，便帶兵先發。楊儀等亦伐木開路，晝夜兼程，緊跟在他的後面。魏延的兵先到，據住了南谷口，派兵去攻擊楊儀。楊儀派何平去抵敵。何平罵魏延先發的兵道：「丞相死得沒幾時，你們何敢如此！」魏延的兵知道其曲在延，都不聽他的命令，散掉了。魏延只和他的兒子和還有幾個人逃回漢中去。楊儀派馬岱帶兵去將他追斬了。這一段事情，一看而知其不是實在。據注引魏略說：則諸葛亮病重的時候，是派魏延代理自己的職務，祕喪而歸的。楊儀和魏延素來不睦，就揚言魏延要投降敵國，帶著手下的人去攻魏延。魏延因出其不意，無從抵當，只得帶著兵逃走，就給楊儀追殺了。這話也不是事實。諸葛亮在病危之時，豫定退軍計畫，這一個命令，總是要傳給全軍的，豈有和楊儀、費禕、姜維私相計議，置先鋒軍於不顧之理？這豈像諸葛亮做的事情？若說諸葛亮的職務實係命魏延代理，則全軍都在魏延統率之下，楊儀是文官，手下沒有軍隊的，帶著什麼人去攻魏延？若說運動諸將，同反魏延，怕沒有這樣容易的事。況且據三國志說：當時魏延表奏楊儀造反，楊儀也表奏魏延造反，顯然

成了個兩軍對壘的形勢，並不是從一軍之中突然分裂戰鬥起來的。然魏延是個名將，果使有了準備，派兵去攻楊儀，也斷沒有給何平一罵就罵散了的情理。所以兩種說法都不是事實。這件事情的真相，依我推測，是這樣的：諸葛亮病危時，並沒有能夠豫定退兵的計畫就死了。他死後，楊儀等密定了一個退兵的計畫，怕魏延不聽，派費禕去探問。魏延果然不肯聽他們的部署，要自己另定一個計畫，和費禕連名行下去。費禕哄騙他逃了回來。知道無可疏通，就把他置諸不顧，打算將餘軍徑行開拔。這個消息又被魏延打聽到了，乃趁他們沒有開拔之前，先行開拔，把南谷口據住。至此，兩軍遂不得不正式交戰。魏延雖然勇猛，然所統率的，只有他的直屬部隊，就是做先鋒軍的，楊儀在諸葛亮幕府裏，全軍都在他調度之下，衆寡不敵，所以魏延就給他打敗了。至於說魏延的軍隊，給何平一罵就罵散了，不曾有劇烈的戰鬥，乃因內訌並非美事，所以又有些諱飾。這件事情的真相，似乎大略是如此。

魏延既然死了，自然得宣布他的罪狀。當時所說的，大約是誣他要謀反降魏。所以三國志裏有這樣的幾句話說：「魏延不北降魏而南還，乃是要除殺楊儀等，本意如此，不便背叛，」就是替魏延剖辨的。不過古人文辭簡略，沒有把當時誣他的話敘述清楚罷了。假使魏延真要造反，楊儀便有勦滅反叛的大功，回來後豈得不重用，然而不過做一個中軍師，並無實權，諸葛亮的老位置，反給蔣琬奪去了。這件事，三國志上說：諸葛亮生時就密表後主，說我若死了，便將後事交給蔣



琬這也不是實情。諸葛亮的做事，是很積極的。他在生前，似乎並沒有豫料到自己要死。假如他豫料到自己要死，那可先行布置的事情多著呢？以他的地位聲望，一切公開屬付了，也不怕什麼人反對，而且可使身後的事情更形妥帖，何至於密表後主，只保薦了一個蔣琬呢？三國志蔣琬傳說：諸葛亮死後，新喪元帥，遠近危悚，蔣琬處羣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色舉動，和平時一樣，衆望因此漸服，可見得蔣琬初繼諸葛亮的任時，衆人還不很信服他。假使諸葛亮生前豫行指定他爲自己職務的後繼人，就不至於此了。以諸葛亮的公忠體國，心思細密，豈有想不到這一層之理？蔣琬和楊儀，向來所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而楊儀的職位和資格，還在蔣琬之上。不過楊儀是鋒鏑畢露的，大家有些怕他，蔣琬卻是個好好先生，人家容易和他和睦，所以諸葛亮的位置就給蔣琬搶去了。楊儀自然不服，口出怨恨之言，以致得罪而死，這事無甚關係，可以不必細述。然使魏延確係造反，楊儀確有誅滅反叛之功，則無論他如何不孚衆望，人家將來要排擠他，當時總是要賞他的，斷不能逕置諸閒散之地，這也可見得魏延並沒造反。

諸葛亮從太和二年以後，是不斷的出兵伐魏的，太和二年，是入三國後的第九年。諸葛亮之死，在入三國後十五年。蜀漢的滅亡，是在入三國後四十四年，所以諸葛亮死後，蜀漢還有二十九年的命運。這二十九年之中，前十二年，總統國事的是蔣琬；中七年是費禕；後十年是姜維。蔣琬、費禕手裏，都不甚出兵伐魏。姜維屢次想大舉，費禕總裁制他，不肯多給他兵馬。費禕死後，姜維做事

才得放手些，然而亦無大功，而自己國裏，反因此而有些疲敝。當時很有反對他的人。後來讀史的人，亦有以蜀之亡歸咎於姜維的用兵的，其實亦不盡然。當時魏蜀二國，國力相去懸殊。滅蜀的一次，據魏國人計算，蜀兵總數共只九萬，分守各地方的，差不多去其一半，而魏國分兵三路，諸葛緒、鄧艾每路三萬，鍾會所帶的兵又有十餘萬，兵力在兩倍以上。所以蜀漢的形勢，是很難支持的。既無退守的餘地，就只得進攻，至少要以攻爲守。諸葛亮的不斷出兵，也是爲此。從魏齊王芳之立，至高貴鄉公的被弑，其間共計二十一年，即係入三國後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正是魏國多事之秋。蜀漢若要北伐，其機會斷在此間，而其機會又是愈早愈妙，因爲愈早則魏國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強半的時間，都在蔣琬、費禕秉政之日，到姜維掌握兵權，已經失之太晚了。所以把蜀國的滅亡，歸咎到姜維，實在是冤枉的。倒是蔣琬、費禕，應當負較大的責任。魏延伐魏之志，是比較堅決的。只看諸葛亮死日，他不肯全軍退回，便可知。如其諸葛亮死後，兵權在他手裏，總不會像蔣琬、費禕那樣因循的，雖然成敗不可知。所以魏延的死，總不能不說是蜀漢的一個損失。

①部曲本是軍隊編制的名目。續漢書百官志說：大將軍營分爲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後漢末，有些將校兵士，永遠跟隨著大將，就變做不直屬於國家而屬於這個將，帶些牛奴隸的性質。所以部曲的地位是頗低的。

②南安郡在今甘肅隴西縣西北。天水郡在今甘肅通渭縣西南。安定郡在今甘肅鎮遠縣南。

③諸葛亮是丞相，蔣琬的資格，是不够做丞相的，但以錄尚書事而兼益州刺史，其實權就和諸葛亮無大異。

## 十六 姜維和鍾會

魏武帝亡歿了，繼之而得志的，卻是司馬氏父子。忠君愛民的心地，光明磊落的行爲，全都看不見了，所賸下的，只是些自私自利的心地，狡詐刻毒的行爲，幾千年來，封建社會的道德，真個就此完了麼？不，任何一種社會現象，都沒有突然而興，也沒有突然而絕的。雖然在其衰敗垂絕之時，也總還有一兩個人，出而爲神龍掉尾的奮鬥。這正和日落時的餘暉一般，流連光景的人，更覺得其可愛了。

司馬昭打平了諸葛誕，又殺掉了高貴鄉公，就漸漸的可以圖篡了。要圖篡位，總得立些武功，於是決計伐蜀。這些話，上文中業經說過了。這時候的蜀國，卻是什麼形勢呢？蜀國這時候，兵權算在姜維手裏。但是費禕死後，後主所信任的宦官黃皓，漸漸弄權，要想排擠陷害他。姜維雖有武略，政治上的手腕似乎欠缺些，就不敢回成都，帶著兵屯駐在沓中。這沓中在現今甘肅臨潭縣，就是從前的洮州的西邊，未免太偏僻些了。

當時魏國是分兵三路：鄧艾、諸葛緒各帶兵三萬，鄧艾牽制住姜維的正面，諸葛緒遮斷了姜維的後路。鍾會卻帶了十幾萬大軍，從斜谷、駱谷兩路並進。當魏延守漢中時，在漢中的外面設

立了許多據點，派兵守住，敵人來攻，使其不得入內。後來姜維說：「這種辦法，雖然穩當，卻也不能得利。不如把這些據點撤掉了，聚集兵糧，堅守漢樂兩城。」敵兵攻城不破，又野無可掠，糧運不繼，自然只得退兵。我們卻各城的兵齊出，和游軍會合，就好把他殲滅了。」這條主意，固然也是好的，然而把敵兵放入平地，究竟有些冒險。鍾會既進漢中之後，分兵圍困漢樂兩城，自己直趨西南，把陽安關攻破。這陽安關，在嘉陵江沿岸，現今沔縣的西南，寧羌縣的西北，乃是入蜀正面第一道關隘。陽安關既破，就只有現今四川昭化、劍閣兩縣間的劍閣可守了。當時姜維聽得鍾會大兵窮進，自然要從沓中回來。鄧艾牽制他不住，諸葛緒也阻當不住他。然而陽安關已經不守了，就只得守住了劍閣。鄧艾追趕姜維，到了現今甘肅的文縣，就是漢朝所謂陰平道的地方。從此南下，經過平武縣的左擔山，就可以從江油、緜陽直向成都去的。這一條路，極其險峻，所以當時蜀國並不防備。鄧艾要和諸葛緒合兵走這一條路進去。諸葛緒說本來的軍令，只叫他堵截姜維，並沒有叫他攻蜀，就引兵和鍾會的大軍會合。鍾會密白他畏懦不進，魏朝把他檻車徵還。兵也並給鍾會統帶了。然而攻劍閣，卻攻不進去。鍾會無法，打算退兵了。不料鄧艾的兵，已從陰平伐山開路，走了無人之地七百里打進去。把諸葛瞻的兵打敗了，直向成都。鄧艾的兵，是能够進去，退不回去的，自然要拚命死戰，其鋒不可當。然而其實是孤軍。假使後主堅守成都，這時候，劍閣並沒有破，鍾會的大軍不得前進，鄧艾外無救援，終竟要做壘中之鼈的。然而後主不能堅守，竟爾投降，姜維在劍閣聽

得諸葛瞻的兵被打敗了。傳來的消息，有的說後主劉禪要堅守成都，有的說他要逃向東吳，又有的說他要逃到現今的雲南地方去。不知的實，乃引兵向西南退卻。到了現在的三臺縣地方，奉到後主的命令，叫他投降魏軍。姜維便到鍾會軍前投降。據三國志說：當時將士，接到投降的命令，都發怒得「拔刀斫石」，難道姜維倒是輕易投降的麼？

鄧艾得意非常，就十分誇口。對蜀國的士大夫說道：「你們幸而遇見我，所以身家性命得以保全。要是遇見吳漢一流的人物，就糟了。」<sup>④</sup>又說：「姜維也是一個有木領的人，不幸遇著了我，所以敵不過罷了。」聽的人都暗笑他，他自己也不覺得。他又表上魏朝，說「劉後主一時不可把他內徙。要是把他內徙，吳國人看見了，疑心魏國待遇他不好，就不肯歸降了。現在該留兵兩萬人在蜀國投降的軍隊，也留著兩萬，不要解散。再在四川大造兵船，做出一個伐吳的聲勢來。一面派人去曉諭吳國，吳國自然可不戰而降了。只要把後主留在四川一年，那時候吳國歸降，就可把他送到京城裏。」當時鄧艾在川中，諸事多獨斷獨行，並不等魏朝的許可。司馬昭派監軍衛瑾去對他說，不宜如此。鄧艾倒說：「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一味等待命令，以致誤國，這件事我是辦不到的。」這樣一來，司馬昭自然要疑懼了。鍾會等人就乘機說他的壞話。於是魏朝又下詔書，檻車徵還鄧艾。怕他不聽命令，叫鍾會也進向成都。衛瑾在前，用司馬昭的親筆命令，曉諭鄧艾手下的兵。鄧艾手下的兵，此時只想望得些賞賜回家，誰來和鄧艾造反？

況且鄧艾也本無反心，抵抗命令的事情，自然不是倉卒間可以結合的，於是鄧艾手下的軍隊，都一無抵抗，把鄧艾釘入檻車裏去了。

鍾會和姜維，很爲要好。三國志 姜維傳說他們「出則同輿，坐則同席。」鄧艾被擒之後，鍾會到了成都，所有伐蜀之兵，都在他一個人統率之下了。三國志 鍾會傳說：他這時候就有了反心。要叫姜維等帶著蜀兵出斜谷，而自己帶著大兵跟隨其後。這時關中一方面，是沒有阻礙的，可以唾手而得長安。既入長安，從渭水及黃河順流而下，五天可到孟津，和騎兵在洛陽相會，一舉而大事可定了。忽然得到一封司馬昭的信，說「怕鄧艾不肯就徵，已派賈充帶了一萬名兵進駐樂城，我自己帶著十萬兵駐紮在長安。相見在近，不再多說了。」鍾會得書大驚。對親近的人說道：「只取鄧艾，司馬昭知道我辦得了的。現在自帶大兵前來，一定是疑心我了。這事非速發不可。」恰好這時候郭太后死了，鍾會就詐傳太后的遺詔，叫他起兵討滅司馬昭。召集北來諸將領，都把他們關閉在官署中，把城門宮門都關閉起來，要想都殺掉他們，還猶豫未能決斷。他的帳下督丘建本來是護軍胡烈所薦的。看見胡烈獨坐得可憐，替他請求鍾會，許放他一個親兵進來，傳遞飲食。鍾會允許了。其餘諸將領，也援例各放了一個人進來。胡烈對他的親兵說，又寫封信給他的兒子，說鍾會要殺盡北兵。如此一傳二，二傳三，北來的兵都知道了，就同時並起攻城。被看守的人也從屋上爬出去，各人回到自己的軍隊裏，同時進攻。姜維和鍾會手下的少數人，如何抵敵？就都給

他們殺掉了鄧艾手下的將，聽得鍾會死了，追上去打破檻車，把鄧艾放了出來。衛瓘一想不好，我就是捉拿鄧艾的人，放了他出來，他要報讎怎樣？又派兵追上鄧艾，把他殺死了。征西的三員大將，就是這樣了結。

鍾會爲什麼要造反呢？他是司馬師、司馬昭的心腹。人家稱他爲張子房的。司馬師打破毌丘儉、司馬昭打破諸葛誕，他的計謀很多。伐蜀的三路兵，鄧艾是安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諸葛緒是雍州刺史，都是久在西方，和蜀國相持的，只有鍾會是司馬昭的心腹，所以大兵都在他的手裏。這時候的司馬氏，是不容易推翻的，他豈有不知之理？況且他也向來是個文臣，如何會忽有野心，想要推翻司馬昭呢？我們看這個，就知他一定有大不得已的苦衷。原來他是鍾繇的小兒子，鍾繇是替魏武帝鎮守關中的。當漢獻帝之世，關中反側的人很多，涼州還有馬超、韓遂，魏武帝能夠專心平定東方，不以西顧爲憂的，都是得他的力量。所以鍾繇可以說受魏朝的恩典很深。鍾會是個文人，很有學問的，不是什麼不知義理的武人，他要盡忠於魏朝，是極合情理的。所以鍾會可說和王凌、毌丘儉、諸葛誕一樣，都是魏朝的忠臣，並不是自己有什麼野心。而他的謀略，還在這三人之上，亦且兵權在手，設使沒有北兵的叛變，竟從長安而下，直指洛陽，這時候司馬氏的大勢如何，倒是很可擔憂的了。

至於姜維，則又另有姜維的心理。三國志姜維傳注引華陽國志說姜維勸鍾會盡殺北來諸

將，要等諸將已死之後，再行殺掉鍾會，盡數殺掉北兵，然後恢復蜀國。他曾經寫一封秘密信給後主，說「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又引孫盛的晉陽秋，說他到蜀中時，蜀中父老還說及此事。孫盛的入川，在晉穆帝永和三年，已在蜀漢滅亡之後八十四年了。蜀中父老的傳說，固然未必盡實。譬如姜維在當時，能否和後主秘密通信？後主這種人，秘密通信給他何用？只有洩漏事機而已。只這一點，便有可疑。然而情節雖或不盡符合，姜維有這一番謀畫，是理有可信的。因為他決不是輕易降敵的人。而在當時，假使鍾會不被北兵所殺，而能盡殺北來諸將，把一部分軍隊交給姜維，姜維反攻鍾會，也很有可能的。注三國志的裴松之，就是這樣說。姜維是天水郡冀縣人，冀縣是甘肅的甘谷縣，涼州地方，是被曹操平定較晚的。姜維是諸葛亮第一次伐魏時，詣諸葛亮投降的。他本是天水郡的參軍，所以要投降，據三國志說，是因天水太守疑心他要反叛之故。姜維決不是輕易降敵的人，太守疑心他，未必無法自明，就要真個降敵。姜維降蜀之後，諸葛亮寫信給蔣琬等說他心存漢室，可見姜維本來是要效忠於漢，而反魏的，太守疑心他，並沒有錯。鍾會的效忠於魏，姜維的效忠於漢，又可稱封建道德之下的兩個烈士了。

① 斜谷，在今陝西郿縣西南，驪谷，在今陝西盩厔縣西南。

② 在今陝西河縣東南。

③ 跟人坐的車，有圍欄，防他逃走。



- ② 後漢光武帝時平蜀的將，曾大肆殺戮。
- ③ 在今河南孟津縣北。
- ④ 明帝的皇后。

# 種 兩 書 叢 社 化 文

## 三 國 史 話

三國演義給與民間的影響，非常久遠而普遍。一般人對於三國歷史的知識，大都從三國演義得來。可是演義中難免有許多渲染過分和歪曲事實的地方。這種歪曲的歷史足以造成謬誤的知識。要一般人去讀正史中的三國志來矯正演義中的謬誤，那是很困難的事。本書作者是一位對於中國歷史有數十年研究的學者，本歷史求真的精神，用淺顯的文筆來講述三國歷史，尤其是對於演義中歪曲事實部分，竭力加以矯正，來改正一般人的謬誤觀念，給與人們以正確的歷史知識。內中尤其是對於三國中的人物，像諸葛亮、曹操、魏延、鍾會，都有嶄新的見解，那是作者讀史的心得，即使在正史裏也找不到。所以一般三國演義的讀者，應該用這部書來矯正謬誤的歷史知識。專門研究歷史的學者，可一呂一以從這部書裏獲得勉元作者對於歷史的獨特見解。

著 角  
六 元

## 競 存 論 略

作者為我國生物學界之權威，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撰著本書，以淬礪吾人。首言動物界競存之各現象，以示競爭之不可避免。次言人類競爭之慘酷，為一切動物所不及，不能奮發有為，一致對外者，勢必為強敵所征服，受天然之淘汰。末復言弱族之奮敵，足以轉為優勝；既能「兼一」解除一切生存之威脅，復可促進全人類之幸福。凡我國人，均宜人手一編也。

著 志  
元 一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 二千 年 間

· 著 勸 蒲 ·

這是關於中國封建專制主義時代的歷史的一本書，這個時代所佔有二千一百多年之久。在中國全部中國歷史中，這二千年間的歷史對我們特別重要，因為封建專制主義時代雖然過去了，但是在這二千年間積累下來許多歷史傳統，對於現在我們的生活還發生很大的影響。一般的歷史書都隨着時間寫，着重在每個歷史階段的橫剖面。這本書却是從縱剖面寫的，把這兩千年看做一個整體，從這裏提出若干較重要的問題來談論。所以本書可以幫助讀者把過去已有的較零碎的知識作一次有系統的整理，並且可以引起更進一步研討的興趣。

定價  
一元九角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蘇聯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主編  
E·A·柯斯銘斯基教授編輯

# 中世世界史

王易今譯

定價四元

中世紀的世界是封建社會的世界。什麼是封建社會，並不是簡單幾句話說得明白，而且要說明白也不是抽象的空話做得到，比較具體而切實的辦法，最好是讀歷史。但是能够把封建社會的世界忠實而清晰地描寫出來的歷史簡直少有，因此一般人對於封建社會的觀念不是嫌模糊，便是欠正確。這一冊從蘇聯中學教本譯成的中世世界史，總算可以填補讀書界的這個缺陷了。書中對於中世紀各地封建社會有扼要而深切的敘述，因此就有許多在一般世界史裏沒有寫出的故事。最值得介紹的一點：本書內容關於人民生活狀況的描寫極注重，這確是歷史書籍嶄新的一種作風。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 6  
606062  
27

